

之路豈一茶之頃所能輒至耶且當夜時宇既識在中在中豈不識時宇胡不立斃刀下快其憤而滅其口柰何反舍時宇而入殺齋娘貽面質之患於今日此等情事皆屬可疑職以萬壽之冤宜伸拱北之網不容漏第抵罪必使得情則生者服辜死者瞑目故不敢以懸辭擬斷初則肅心齋沐投牒於城隍繼則躡屣微行潛訪於彼地親驗梁和尚庵坐落山僻隣佑篤遠其地時有盜警聞鶯冬梁和尚貿布遠出被盜未劫齋娘奔山喊救失去衣米而僅保一牛隨寄山主牧養今春農事將興牛復牽歸耀穀得償盜復利之是盜原劫梁和尚而萬壽適逢其會也自齋氏以人命控而拱北亦以抄家控及訟又業廢夙憤漸平復交額息其處和而有一石二斗之田者乃償世

貴所借之本利非行財也處和而有衣服助殮者乃因萬壽之死由於拱北之構訟推情助之亦非行財也使人命果真拱北即不應行財齋氏亦豈肯受財而令且兩甘諶息也總之訟由債與命實盜殺拱北受田而不償租以致結訟釀禍一杖足以蔽辜餘人俱當免議至於萬壽橫死之慘應行武岡州嚴緝真盜另結不得仍理此案以滋葛藤

假兵鎖兄等事

邵陽 邑字 顏孝叙 諱克榮 溫陵人

聶明儒當營兵索債之時置身無地得譚龍光留宿正如駭獸投林其有恩而無仇也明矣然營債之本利不能完而營兵之拷逼不可忍所以乘投宿之時各無照管竟甘心投繯於龍光之屋後若謂龍



光致死何不行竟於他處而令畢命於本家光雖至愚必無自招奇禍之理且使致死果係龍光其平日與明儒嚮怒必深將見之遠避傷雖至愚必不肯止宿仇家以自送軀命也况前檢旬繼傷痕鑿即偶有別傷乃傷於索債之時非傷於投宿之後况屍親聶明若非誤聽唆誣又何初健訟而今悔息也棺經前縣兩檢後停曠野區處原無守管不知何時何人因墜田雞草沿燒古墳一帶連燬三棺及蒙委檢始知明儒一棺亦在被燒之內地保呈明在案棺停曠野難責屍親地方日枕席於青燐白骨之間亦不能預料焚棺早設禁於墜田燒草之輩總之聶明儒生為負債之人死作累人之鬼似天亦厭其牽纏貽禍故借咸陽一炬以代六月之飛霜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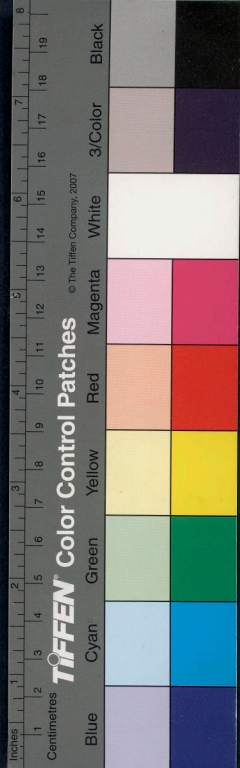
冤抄事

李心水

審得高萬六者醫人也顧大以表侄陳性壽偶患牙癰與至萬六家求其針砭夫病在骨髓雖司命無如之何性壽之病猶在唇齒間耳萬六技非扁鵲安知性壽必無起色而預為望形之退走也未幾性壽果殞萬六之技其神矣乎停屍醫所未免障目且恐同道之下石者詆為誤殺則萬六之門可羅雀矣求遷不從互相詬詆此以屠門告彼以男命告皆飾詞也夫越人非能生死人有當生者越人乃使生之耳况萬六之苛原無長桑數卷而遽以起死骨肉者責之何其迂也合杖顧大以儆其妄

憲典事

李心水



審得朱其玫朱其昌同族而鴈行者也先因其玫於天啓年間約禮部儒士給劉給匾等衣巾於軒冕之榮而施從外者亦似足以驕其妻妾延至崇禎四年輪當里從適因其昌遁報謬指匾劉為偽而首學首同室戈矛從此始矣未幾其昌心圖復報謬指匾劉為偽而首學首縣褫巾毀匾夫巾匾雖存亦是加冠於猴耳為榮有限殆并皮毛而去之則誠辱矣自是而鄉黨識之宗族笑之母若妻又怒且尤之向之揚眉奮肘喜動顏色者祇足為割面貽羞之具而削髮有如薙草矣此伊母朱氏疊告不止而其昌登門之誓所自來也其玫妻王氏挾其姑朱氏同為雌音不擇王氏以七月口角以十一月殞身天亡耳朱氏告其玫又告且以立死為言何妄也噫亡妻之痛出自沙門恐又助前髮柄矣然其自極頭顱追恣於嚙體之太毒者固難以是為其昌解也其昌欠糧啓釁其玫告情太過分別杖做

酷詐事

李心水

審得吳世舉為吳長毛之侄而吳旭又世舉之弟也旭以負貨易銀漫藏被竊其妻顯望荷以舉火者也歸而詬誶亦婦人之恒態耳旭忿且慙而推經於林中與叔長毛誠屬風馬牛也世舉與毛夙有小嫌遂以人命訟縣而勾差四出矣遠長毛載紙質易尋為差役所踪跡斯時也身等鴻毛罹網是懼尚敢愛其腰纏舟載為一毛之不拔耶此族長吳朱坤所供歷歷而長毛酷詐之控所自來也吳世舉以住誣叔本當重懲姑念族眾勸息兩係同宗不欲深其恚毒薄擬杖戒





慘屠篡奪事

淳安 縣令 張梅庵 諱一魁 三韓人

審得涂松涂栢皆涂時政之子政之季弟時計無出以長房次子涂栢入繼次序允宜原無越篡而余汝通乃時計之婿也駕控虛詞辭以慘屠篡奪是飾據稱將岳時計推死於南村河口事在崇禎五年其十餘載承平之日何竟付之不問即鼎新以來又十餘載人經隔世事越兩朝何至今日而始起鳴冤據稱遠出方歸設有政事涂栢不為無人誰其嘿乎益時計原以失足墮水止宜問諸水濱縱汝通翁婿情深或想像寬容當賦楚夢於潭畔招來魂魄須沉旅米於江潭亦足以盡牛子之誼而乃妄捏塗松栢兄弟汝通之不通也如此借端詐一杖奚道

急救冤獄事

淳安 縣令 張梅庵 諱一魁 三韓人

審得胡榮壽者一名火居道士又名陰陽山人口誦仙真心懷鬼域道可道非常道矣前與洪汝遵爭奪門眷本縣已經責懲乃復乘其建醮唆黨開闢法壇肆行榜毆各有所傷兩以保辜具稟報衙未幾而汝遵之徒劉乾病卒汝遵竟以人命控之及吊查保辜卷內並無劉乾之名將無所謂人命亦屬步虛聲乎然榮壽苟習守雌之教汝遵豈能作玄幻之波並加杖治惡其賊道也劉乾身屍着汝遵自行埋葬懼七十免供

慘殺人命事

張梅庵

甚矣蛾眉不肯讓人雖有鶴美卒難療妬又其甚者風影生嗔牙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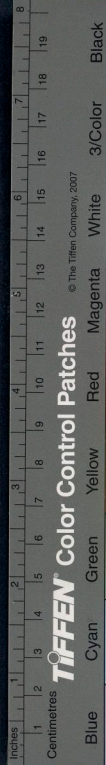
起嫉不惜舉性命以殉之此種痴情殊不可解而余氏其一也氏與生員邵某結縭多年忽於今年三月疑其夫有外遇輒忿馮縱使沾情風絮偶一為之亦漢家之常事耳何至拚此紅顏剪其綠鬢吼既類於獅聲經又同於雉慘短見禍心所謂自戕其命於日進乎何尤而借端誣讎戮杖徐之甲以儆罷訟然邵生雖無伯仁由我之愆能無漆園鼓盆之痛乎并從薄罰可也其峻訟之秦坤十五并罰示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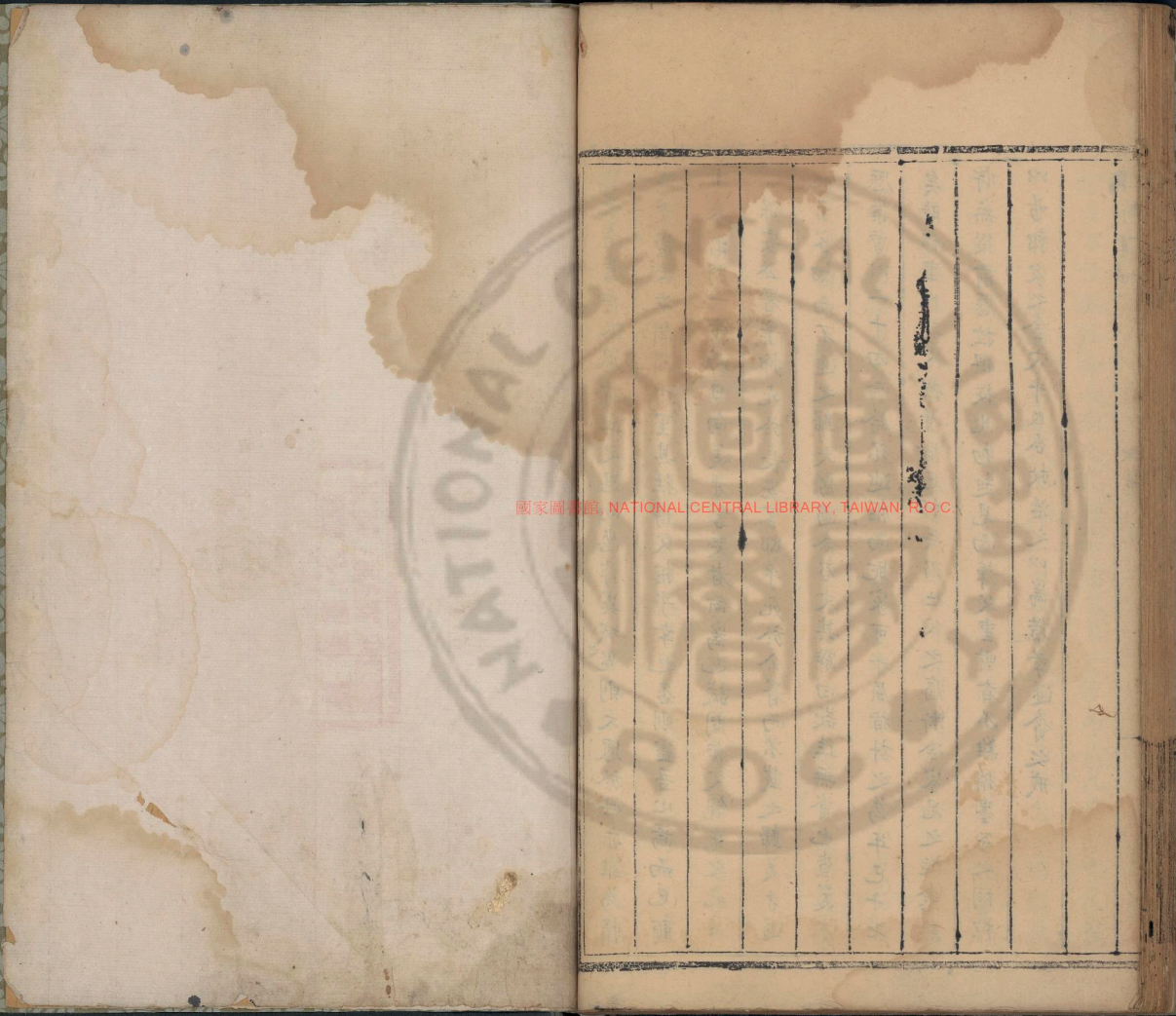
叛許事

李心水

沈大鳳之屢以人命告也其命題甚正其措詞甚哀曰吾將迎父喪問何以迎父喪則因伊父觀允曾館於保安吏目鍾亥才衙而未幾辭館入京竟卒於客舍故也意情莫慘於客死痛莫深於旅魂彼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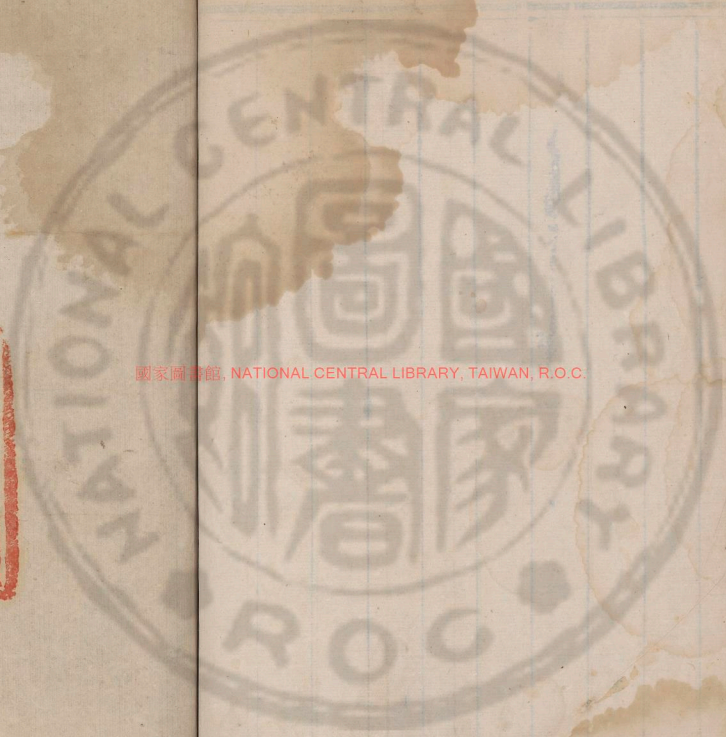
觀光者豈無依風首丘之思而忽作異域鬼則大鳳於此亦難為情矣曩糧徒步間關千里其往得父柩乎幸也否則盡吾心焉而已顧身未出門一步而日向美才誓哭者何為也試問伊父觀光之死於保安公署乎抑死於長安客邸乎死於公署而不載之歸美才過死于客邸而不迎之歸大鳳過令乃文其辭曰欲往無資也查美才歷案曾以二十四兩給不迎柩而肥家可乎屈指計之為年已十七矣時移事換其人與骨皆已朽矣乃亡父之痛漸冷家兄之涎愈熱將無從前歷控俱從此物起見而薄父重財者不難捐墨子之桐棺以易郭家之金穴乎及合杖治之以為借孝遂貪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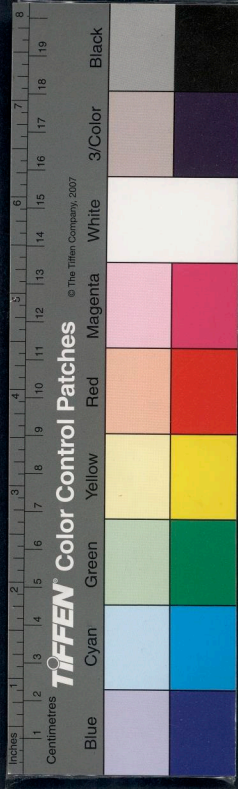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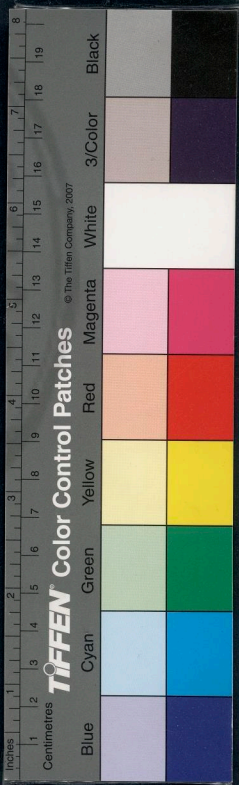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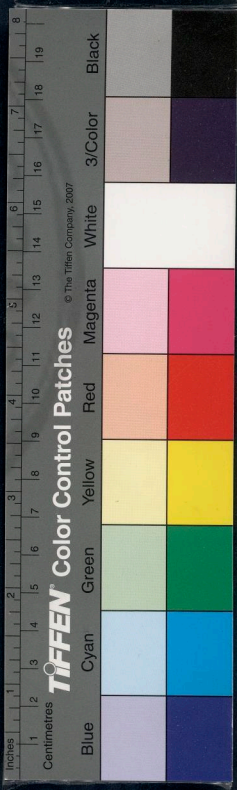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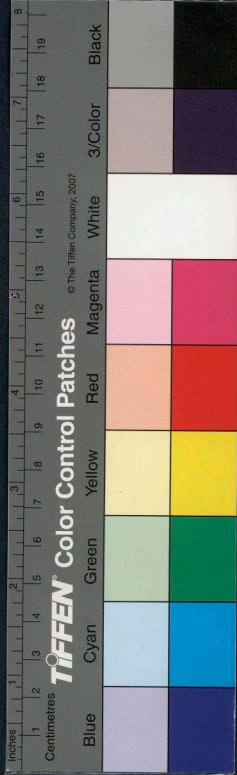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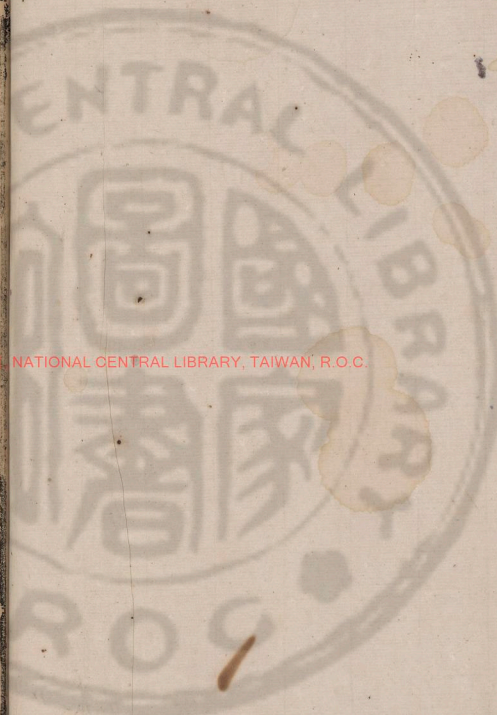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菴雜錄 卷四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藏書 國家圖書館藏書





讞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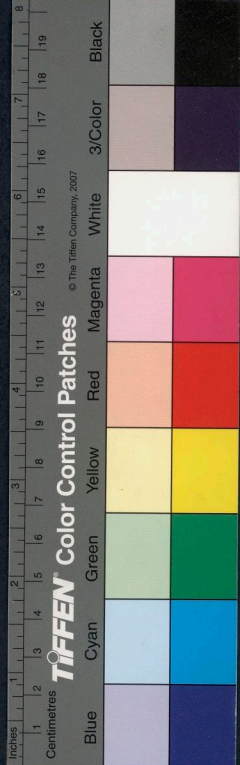
子命事

仁
和
邑宰 佟懷侯
諱世錫
遼陽人



看得王鼎沉阿朝鄉愚無賴也某月某日結伴駕船至方輿之陳明揚程葉二地上借雜草為名警所有而掄取之不料初遇明揚交相爭鬪再逢葉二遂致廝毆雖當即解散然餘怒未息於初五日復遇葉二於途甬復逞其老拳阿朝經過不覺分外眼睜以致葉二狼狽歸家不半月而畢命王甬雖非故殺實由致死阿朝即非元謀確為共毆按律究擬夫沒奚辭但屍傷非檢不定正在提集親勘而葉母金氏有免檢全屍之控倖哉此二克也覆加庭鞠儲、老嫗涕泗哀鳴謂屍檢驗則將永墮輪迴以此不願求抵斯言也雖出愚蒙荒謬

3427318 w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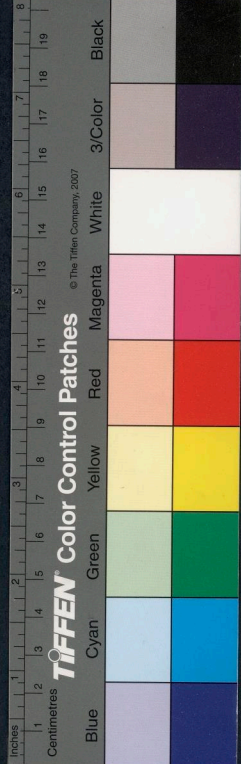
之談實出兒女舐犢之愛相應將王鼎沈阿朝薄杖示懲仍斷燒埋與金氏延僧禮誦以慰幽魂王鼎阿朝須念解網之恩由其母氏勿謂如生之德出自閭官可也

殺死人命事

霸步 巡憲 張壺陽 輯 沂 高平人

者得楊得花之窮克極惡雖自為賊始然亦不自投誠終也其初嘯聚綠林時胥鄉人而受其荼毒不俟言矣迨奉招撫歸農之後恃斧鑕之莫加如虎狼之傳翼鄉隣之遭凌虐良婦之被姦淫者較從前更難僕數於是方之人莫不腐心切齒欲與偕亡有李登雲者首先倡率而劉才等四人遂羣起和之夜伏林莽俟得花之醉歸合力奮擊而欲得甘心之人而死於怨之人之手矣雲等即日投縣俟辜

不俟差票之及可謂義不惜身勇能就法者矣及經本道庭鞠而五人又復爭抵殺人而不忍死其同殺之人是又以勇而兼仁義而合禮者也 不正其罪無以彰 國法苟正其罪又恐無以快人心然令求死者得死是殺其身以成其仁死之誠是也按以不先鳴官擅自殺人之罪不別首從斬登雲而民劉才等再杖劉洪宇以餘人於法似無遺諒但登雲雖犯故殺之條其殺一怙惡之元寇原與殺平民者有間而楊治又借花命居奇率諸降賊往關逼死登雲之父李崗是崗業已代雲抵命若再坐雲以死是以兩善為一元克揆之於法未免過峻雖登雲等招案已成不得不為平反况又恭逢 恩赦正烈漢得生之日而免魂喪氣之秋也合無與逼死李崗之楊治一併



邀 恩援赦用廣 皇仁以回天變可乎

地方事

仁和 邑宰 佟懷侯 諱世錫 遼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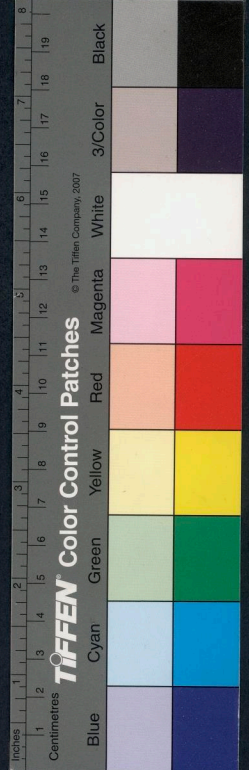
看得已故之姚思華與被告吳阿龍等皆居同鄉里而陳君美與吳阿龍尤逼隣也思華貧無聊賴矚君美之家有醜鷄一隻乘其不見而取之雖非君子之道然事亦甚微豈吳阿龍者以其與已有瓜李之嫌倡言搜配偕衆入門乃思華回壁蕭然除此醜鷄一隻之外別無蓋藏是以應手而獲彼時群焉譏訛所不免不虞思華因慙致憤遂爾闔門自經也凡為冒竊之行者屢扞法網尚轉展求生何至以一鷄之微自殞身命為思華者行雖可鄙而情則可憐矣乃其妻葉氏平居不聞有戒旦之賢相夫以義遇難則以攘鷄之失歸怨隣

人、命之控波及多人推原其心豈怪其夫月攘一鷄之不足而求其日攘一鷄於死後耶當經黃衙收驗呈報前來確加研訊前因委係實情致死並無他故但念死者為貧捐命不妨為生者略汰原情准照衙審斷給用度幽魂阿龍等以小忿不忿致滋大訟古所謂李邱之甲起於聞鷄然乎否耶可取而鑒也薄責示警誰曰不亘

盜露投縲等事

松江 傅石澗 諱萬霖 南安人

審得朱君尚之子朱玉無良而輕生者也前月十八日有李天生者有負被囊棉花路經袁家橋回橋危窄窺於負載遂置棉橋北携囊先往及至漫回瓦棉則已為從竊觀之朱玉竊負而逃矣夫遭金偶失尚思返取况身遭綠林於白日日送豪容於通衢有不追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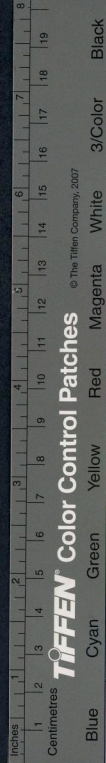
其踪而故物是索者乎喊投地方張捨得以原棉索還而天生沒指以覆金四兩夫金之有無莫得而辨即使無之而致覆金之疑者亦玉身多蹊行而自配之也其父不堪恥辱訶譴迫切玉即於當夜投繯始而自敗其行既而自輕其生夫誰惜之當經沈典史相驗併地方供吐鑿：為之父者亦可以已矣乃尚不悔其子自作之孽而以人命控天生豈有盜死於家而令失主抵償其命者乎斯亦律理所無者應坐反誣但念老邁之夫一子暴亡紙牘之愛人情不免仰體憲臺矜恤至意姑寬其律除自甘領葬外理合呈報伏候憲裁

人命事

平陽 司李 毛錦采 諱 遠 新昌人

看得張文通與席應召比隣而居素無讐怨一日文通之子張蛇：

被人打死棄屍於應召之地內文通因疑應召殺之遂捏蛇：先盜應召棗果而應召之子席福生曾有欲殺蛇：之言兩造告縣方行檢審而忽有文通之族弟張登閣者於候審間無故投井鄉鄰地方不辭其由及至端詳始末蓋緣蛇：死處係席應召之地與張登閣之地阡陌相連登閣素與蛇：作息同處一旦蛇：被殺而登閣無故自盡此未必非天道昭然欲以雪應召父子之冤也且二人前後之死其情亦顯而易見據蛇：之母孫氏口供蛇：每日與登閣相隨打草則其貼身不離可知使蛇：死於他人之手登閣斷無不知者自當急為鳴冤而何以未經投井之先嘿無一言相報也且掘地方隣佑口供當日隨張文通踏驗蛇：死處但見登閣地上人跡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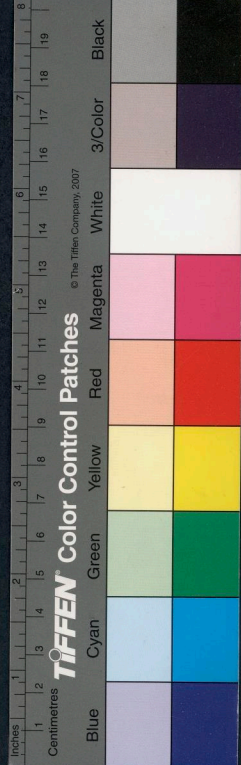
橫有似相搏蹂躪之狀則蛇、死於登閣之手登閣移屍於應召之地以脫已禍跡跡顯然漫何疑乎漫登閣之第張一海與其子張上斗登閣平日在家有無冤抑不平之事俱云並無冤抑但奉本縣票拘審檢蛇：人命之事不知何故忽然投井夫人非有萬不得已之情斷無輕生之理登閣心虧畏罪情狀昭然今雖不得起九原而實之然殺人之情已畫出一紙供狀矣且嚴鞫地方隣佑俱云蛇：未死之先並無盜應召聚果之事而應召父子亦並無同往張門叫罵之情則是文通見子慘斃不得其由因其屍橫於席氏地上故指名以控獨不思席地無跡而張地有跡何也豈應召手長數十丈能斃人於百步之外乎文通不察虛實而妄告自應反坐然子死情迫罪

有可原應召無辜免擬蛇：登閣宿債前寃暗相償祇兩置勿論

朱君倫案

杭州 紀子湘 詩
司李 文安人

查得朱君倫與已故朱繼祥素無讐隙祇因酒後忿爭繼祥死於君倫之石塊祥妻王氏告縣業經司道刑官審擬絞抵奉本鄣院批候會審在案矣職細查全招二人之爭毆也繼祥動手在先君倫起而應之繼祥之手又不施於他處而施於君倫之腎囊夫腎囊人身之要害處也豈有要害受攻而袖手不應者乎此石塊之擊呀從來也由此觀之不惟謀故之律不得加於君倫而君倫原無死繼祥之心繼祥反先有死君倫之勢况二人俱在泥醉之後非人毆人酒毆人也酒毆人而致死與醒眼觀人力攻致死者有別推詳及此則是此



一案也情有可矜罪疑難抵應照素無讐隙之新例斷給埋塋發落儘足蔽辜事關大案平反應候憲裁定奪

曹仲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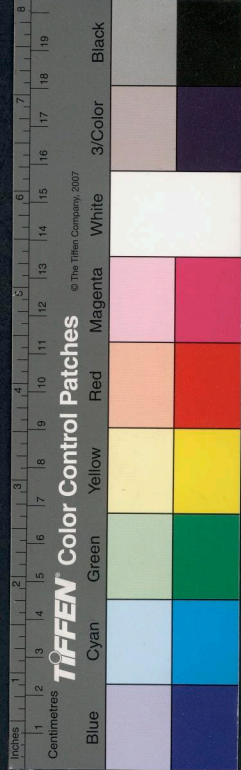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文安人

查得曹仲之毆死蔣元也檢驗傷真歷審証確絞抵之爰書已經久定不易矣茲蒙憲臺慎刑駁訊卑職敢為依樣葫蘆不求情理至當潦草以結重案乎查人命律添首重限期死於限內者抵不則不加刑辟此成法也將元既限外則與不得濫擬之律相符則此囚之無死法已先為古人說破矣予以律生豈曰今人之私意哉再查當日曹仲之毆起於戲謔小嫌偶爾爭鬪初無殺元之心既而保辜調治逾限身死則初審之時即當援律定罪不必俟今日之憲駁始開一面者也應援新例斷銀二十兩給付被殺之家庶無枉縱

咬死子命事

平陽 毛錦采 諱 遠
司李 新昌人

看得楊氏悍潑無知之村嫗也有子杜紀娃偶過市中為瘋狗所逐欲避入劉三店中奔不及入竟為狗嚙劉及三市人毆子章等共推殺其狗然不知其狗之所自來也紀娃歸家兩月毒發而死楊氏遂誣劉三為狗主以為縱之殺人訟之於縣。審逐之理也乃楊氏貪而無賴冀得燒埋擇肥而食又牽毆子章入詞漫行控憲夫狗嚙殺人與狗主無與也矧非狗主者乎且瘋使之然即於狗併無與也矧於殺狗者乎殺嚙子之狗者不知德之而反告之是非能愛其子也無乃為瘋狗復讐乎可笑孰甚蠢嫗無知逐出不究



活殺男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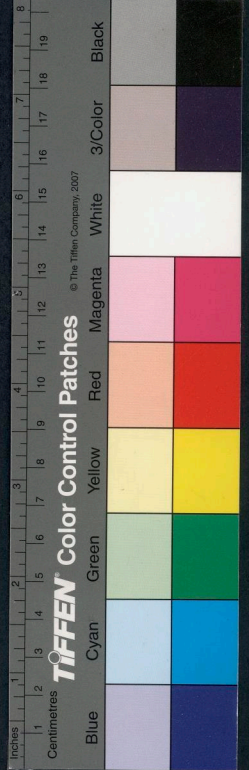
江山 邑宰 馬遇伯 祥符人

看得紫春心懷鬼域性東豺狼與朱齊別有小隙遽以活殺男命控之本縣立法於前凡告人命者必先擗屍屬壇相驗果實始准其詞紫春計無所出乃假故怪紫春那身屍移來相驗小人多譎智欲欺本縣以方詎料追覓兇屍之王氏已泣訴而隨其後矣假命誣人又復屍罔上罪合重科但察其人又係蠢然一物所謂令之愚也詐而已矣斷符舍那身屍備祭埋壙以贖其愆仍加責四十板以為弄巧成拙者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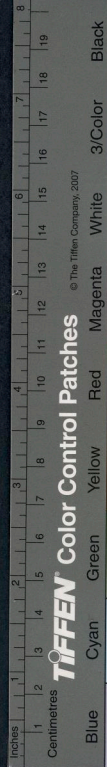
打死娣命事

衡州 王望如 譚仕雲 江寧人

審得鄒氏之被擄贖回歷令十四年所矣王厥之不收覆水起於執理太過不以遭亂失身之故稍有恕詞以致鄒某兄弟欲甘心於厥併甘心於厥之母也鄒章周兄弟之儼然敵國起於矯情太過不以胞娣被擄之故而稍抑其心以致王厥不以其娣為妻并不令其子視之為母也十餘年來經院道府廳憲審定案為王厥者即當安置出妻於別室令其子祁兒任生養死葬之事則不為厥也妻者猶得為祁也母然後別娶茂陵以事其親而並育其子孫亦處亂後推宜之道也胡為乎送歸母家禁絕未往致繼室李氏饋膠之會突如其來則其參視商讎也夫有所導之矣為鄒章周者自知其娣有被擄之嫌沒有毆始之案則有當緩頰開陳俾其娣於長門獨守以終天年亦為不幸之幸胡為乎於王厥重婚之日欲以十四年不睹面之



出婦送歸厥室以作眼中之釘謂非覓端啓釁其誰信之致鄒氏出不成出歸不果歸岐處於杜大之庄屋延至五月之朔已旬日矣未見夫家作何着落母家作何調停鄒氏以多病之軀遭此極難排遣之過夫不以之為妻子不以之為母女又聞其新孔嘉有不撫膺而頓足者非情矣溘然長逝誰云意外之事乎於是鄒章周以打死告王厥以毒死訴夫打死毒死總非檢驗莫定然提及檢驗二字兩姓均有不忍聞者在矣王厥固是薄情然不打死於十四年前而打死於十四年後且不打死於先娶鄭氏之日而打死於再娶李氏之年此何為者至於鄒章周一孱弱書生也世無鳩人羊叔子况毒死胞姪以圖賴他人乎且不盡死於王氏之室而毒死於杜氏之庄房又何為者且聞王鄒兩尊人皆名孝廉均以理學文章自任不幸值人倫之變閱其往來筆札皆痛自悔艾恥蹈終凶隙末之轍不意兩節君者皆以執理矯情之過卒至兵連禍結而未有已也兩庠諸數百人皆仰體憲臺盛德作人之意與民無訟之心連名具呈激切籲息卑職細查此案止有善處之方並無強斷之汰蓋王厥之與鄒氏夫婦也夫婦之誼或可棄捐祁允之於鄒氏母子也母子之倫斷難漸滅况今已及黃泉猶令無相見也於理安乎是以卑職一面令祁允成服終喪設靈報訃以盡子情一面令王厥擇地下吉附葬祖塋以全夫道王厥但知以烈丈夫事責之不讀書之婦人絕不知以孝義之道自勉以勉其小子黃學戒懲以為朴教庶生者不借死者為口寔



而子道又賴夫道以克全矣

大盜既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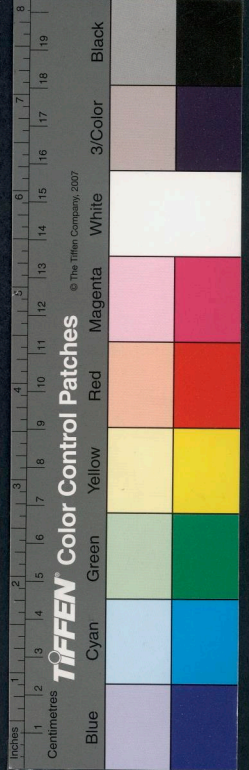
蘇州 倪伯屏 諱長行 嘉興人

審得張三翳子之為盜可謂極惡窮兇無惡不備者矣其叔王戩穀之家既已席捲其貲又使而竊其妾猶未已也乃以乳哺纏身淫不得遂竟手及其三歲之兒使宗祧不絕如綫者而今斬矣最可恨者戩穀長跪乞憐願以身代而淫賊終莫之許杜氏以奪兒之故臂亦受傷是一部律文其間所載諸重辟悉為張三翳子一人所有區區一斬烏足以蔽此日之罪之萬一哉暮劫而朝擒且擒之刻轟雷驟起暴雨如傾天亦怒之至矣所恨同劫之賊止獲四人不得一網羅盡悉正薰街之誅以大懼人心之為快耳隨劫隨獲賊宜悉有柰何尚少金冠銀鐲等物四入之中張三翳子雖屬渠魁而糾夥上盜者悉屬陳三等是宜留此三人以證將來繼獲之盜若張三翳子者是宜急正典刑俾戩穀夫婦益其內而食之庶人心為之稍快耳

大盜橫劫事

嘉興 文燈巖 諱德翼 江右人

鍾二等一案殆綠林之奇局也彼何人斯固治倉公之術者耳無懸壺避身之訣有遁奸營窟之才至盜魁王觀吾者其初衣冠與蓋自稱把總也似貴客能詩能畫出入於名公鉅卿之門也似清客善談黃白欲假爐竈之術以濟人也似羽客嗚呼孰知其為豪客也耶且以武舉陶天宇為手足以學究陳爾符為腹心三人成姦而詭秘之謀不難造矣更有鋸木之萬一游手之王彩投官之姜君錫等為之



爪牙諸醜畢集有不擇人而噬者乎故初試之劉君珮家再試之錢
宦家未已也李臣劉萬里一夜兩家分黨合劫而富室為之空矣王
觀吾神於盜者也指揮諸夥收得阿堵衣物聚而不分以待其變蓋
以一盜用諸盜而諸盜不知為一盜用也迨事一敗則觀吾飽颺以
太不知南胡北越之何之也故諸犯贓雖無多而情已輸實雖元克
未獲其能免於駢斬之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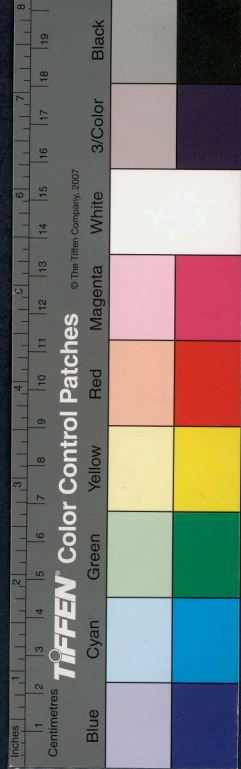
地方大盜事

紹興 陳卧子 韓子龍
司李 松江人

盜犯朱魁係揚州寶應人同黨五人劫張奇被捕快鮑學沈卿等獲
於東閩之白丁橋其五人以度橋逸太徐文殿後而橋忽斷遂被獲
送縣一鞠而成招絕無猶豫從來盜案未有直截痛快如此招者矣
其致憲臺再加詳勘之批者止以同夥五人之姓名未供出之故乃
令細訊徐文翰服贖對并未加刑自供彼緣販魚折本自杭歸揚途
遇慣盜李二鈞引其初止說穿牆不意為此橫舉賊証兩確一尅何
辭但^同五夥五人俱係傾蓋相逢乍時共事其實不知姓名惟識李二
南京人面麻身黑而長此渠魁也一姓陳紹興人矇眼流淚一喚王
二似杭州人面光而有黃鬚一姓金不知名一揚州人并不知姓惟
獲李二則五人可立辨矣據口供是強非竊已成鐵案再無疑義至
赴赦受傷之沈爾銓係異鄉人已經徙忤不可驗然此案亦不俟傷
人始決也朱魁自以為不寃天地鬼神共聞斯語

叔殺事

婺州 許椒彩 韓履章
司馬 常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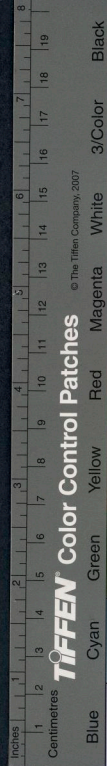


徐十漢等之劫盧方舟也乘其服闋薦親盡迨僧道二教建水陸道場齋散漏深人方倦臥遂火械闔門盡祛其篋併黃冠縉流之法罷而空之克鋒亦孔熾矣及其俸分贖物盡醉呼盧一旦而就縛者七人僧誇佛氏之靈道贊真人之力而不知為天經之無漏國法之難逃也如律駢斬均難置喙惟余三保分銀二兩令已花銷藉口俾脫然各盜齊供上盜有挾秋刑免死其本犯確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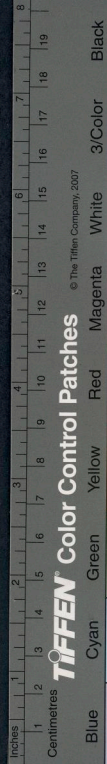
賊情事

平陽 司李 毛錦來 諱 遠 新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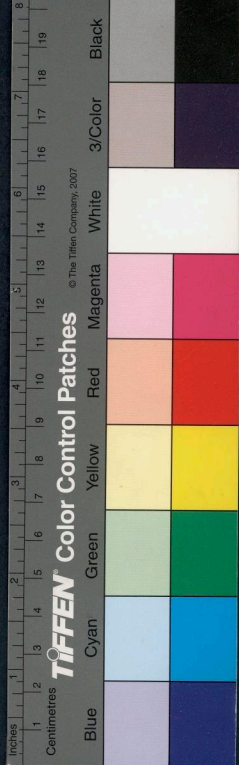
看得王用中王日新王日省王洪格秦養民申二孩此六犯之斬罪實一大冤獄也用中新省三人與失主王日躋皆同堂兄弟初受祖父之業厥產惟均嗣後生計不等貧富雖小然而日新尚列黷序用中日省家道雖薄顏面猶存與日躋雖稍異雀角亦未有操戈叩天之事也忽於洽順某年月日日躋偶出家中失盜詢是時也比隣之鷄犬未驚本家之耳目無擾似非強橫者流及至日躋歸家遽以強盜控縣詞稱撞門排圍拷命追財緝之數月毫無踪影無何而暗中摸索忽疑為路金全金全脫迹獲得其僭新國璽遂援引而及於本家之王用中王日新王日省蔓延而至於隔縣王洪格秦養民中二孩嗟乎使金全而果為打劫日躋之賊亦必捉獲金全到案始可以供報同夥若新國璽者不過金全之僭耳再招內云國璽自供原未上盜豈有盜首未獲而擒一不為盜者使之供扳盜黨是何異於執秦人而問楚事耶是此案之初招早已見其大概矣至於為強為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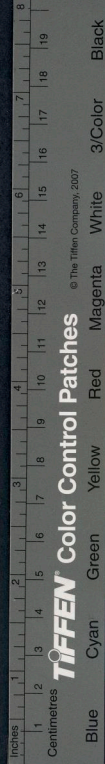
其中疑團種：不一以致院駁洞悉隱微蒙憲特費職仰遵細勘夫盜首獲而後黨與真強竊分而後罪業定此業之關鍵盜首既未獲唯急：勘破強竊二字始可定案今審訊日躡訴稱強盜撞門排闥而入祖母被打拆腕將母秦氏燒烙追財誠如此是則是夜之盜焰實轟且烈矣乃四隣寂然毫末之覺何也又審日躡之屋與日新等聯牆而居用中亦復門巷相對賊在隔院如此轟烈而用中等曾無一人出援以為有情弊則是其有情弊矣殆鞠用中等俱供當是夕也除空階夜雨之外毫無響動以情理揆之撞門烙人為時必久烙也人即云禁口撞必先有聲乃隔牆之叔侄兄弟無一過而問焉使有聲而不聞難掩鄉隣之耳使聞之而不救自乾瓜李之嫌用中等雖愚寧不慮人之疑已而故自呈破綻耶且秦氏於賊去之後即當詞詰用中等以知賊不援之故乃從無一語何也即日躡歸未知用中等之飛迹顯然苟見母即不訊子亦當訊乃亦從無一語何也直待數月之後緝賊不獲消息杳然乃整旗鼓以相向抑何前恭而後倨也由是數端觀之則所謂撞門執炬擒母炮烙之說斷：無有而暗進暗出四字招內始終不若早已不辨而明矣再審鄭氏拆腕之說鄭年八十有奇狀如鬮口不能語兩腕如皮裹乾柴惟右手腕骨拗出數分而皮色完好如故及訊氏姪鄭應祁乃知為昔年胎疾所致再審氏炮烙疤痕驗其肚腹脛腕之間雖有似微有橫直白暈然色久將湮糝糊莫辨隨據用中等注訴謂氏昔年發過梅毒舊有



災瘡火厄斯言亦未足信然欲指定為賊所烙其誰見之且查招內所謂下手炮烙之人初指趙銀匠後指王洪格倭趙倭王叅差遞變已可見其閃爍支吾之一班矣再審王用中抹臉進套之語據云係王日新受刑妄招而秦氏供明已無是說再鞫使女見賊拷烙情形據供婢與躋妻被賊同禁西房而婢適從窻隙窺見以理撥之蠢然幼婢當魂飛胆喪之時恐不能如此神閒氣定也且何以躋妻未見而婢獨見耶使女之言亦不過順承主人同鞫附和正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者是也再查御約之結狀結稱本鄉素無為盜之人然則用中新省獨非本鄉之人乎何以有盜而結稱無盜則其素日之未必為盜益可知矣以上情節俱係撫院批駁之疑團茲為逐一勘破實無一事一情足以定六犯之斬者至於六犯非盜之實據又且詳詢而得之矣蓋盜憑贓死法所首重細譯院批謂六犯等為貪而盜何不得銀布無幾夫使無幾之銀布果屬真贓則斬辟亦所應有蓋贓只論真假不論多與不多也如衣服之可以定贓者或係失主素日做成其式樣件數鑿、可認紬緞布疋之可以定贓者或係失主置買顏色花樣長短濶狹字號印記班、可考器皿首飾之可以定贓者必須款製輕重數目多寡獨我有彼無皆確然可據然後可以籍盜口而結其古今審王用中名下起獲布疋一條新省名下各有衫褲查招內求歷則曰用中等盜得躋家之布而分裂自成者也夫粗紬綿布耕織土產人非鳥獸孰無衣襦即使全布而在若無記



號猶不可指為躋家之物矧曰某人裂數尺以為衫某人裂數尺以為褲某人得之而裂數尺以持贈其女是何判案而可以服斬犯之心乎誠不知當日問官果何所確見而云然也今幸日躋之良心不先逆一駁對而已自招非已物矣又王日新名下起獲鑲銀漆鐘五箇鐘坯五箇失主已經識認職詳驗鐘底微有針畫字痕竊謂果係躋家之物主人必能記憶及舉以詰之不意秦氏日躋俱錯悞莫對心甚疑之及審王日新哭訴新父王建中省父王執中躋父王允中原係同父異母之子其祖在日曾置雕漆鑲鐘六十箇父手三股均分三家各得二十令因日躋失單開載鑲鐘而鞠盜之初必欲按圖索驥不得已而遂出已物借由免刑令各犯尚有此鐘存留於家者職乍聞其說未敢遽信隨令向各家索取遺鐘果得二十四箇及持以前鐘相較字痕欵樣大槩相同查日躋失單止載失鐘二十箇今各犯之家已取出三十四箇矣則其為祖分之物無疑旋以質之日躋而日躋語塞則鑲鐘之不可指為盜贓已無疑矣又王日省名下起獲銀簪一枝失主已經識認令詰日躋以此簪之輕重今數則亦錯悞不能對及審日新泣訴係伊母痛子受刑乃向歇家既成萬之妻頭上借未當面交與原差李守剛之手持送到官以免刑者及訊李守剛供語相符隨拘段成萬細鞠亦能條述則銀簪之不可指為盜贓又無疑矣夫以現在已認之鐘簪尚屬假冒又何况花費之銀與小裂之布無影無形而莫可追詰者乎以有贓有執之用中日



新等尚為刑逼成招之寃獄又何況於王洪格秦養民中二獲三人俱無絲毫贓物到官者乎是不待質辯而知為無辜者矣以上六犯均應速釋以蘇寃滯總之比一案也始於王日躋之挾讎妄指成於新國璽之畏刑亂招合照親屬相盜之律誣者反坐與夫起贓不實之李某御約申某俱有應得之罪但非故意排陷者比各懲以杖亦足蔽辜其偷盜日躋家之真賊鈔踪另行嚴緝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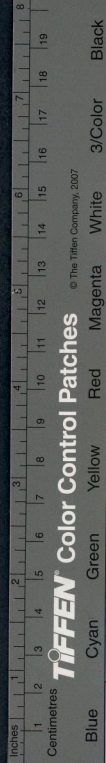
前事

覆看得王日躋失盜一案祇因緝賊無踪遂致妄疑本家親屬架控拷烙虛詞冒認刑招贓物種狡毒職奉審具悉前招王用中六犯之枉所宜速釋似無容再贅矣覆蒙院批謂日躋誣陷至親情罪重大革於擬徒尚未蔽辜職仰遵覆勘閱及六命俱斬誠可寒心止擬一徒及出跡似猶怒但查前奉院批有云親屬相盜自有正條職即從此八字之中定出日躋之罪案假使王用中等為盜有犯亦當指引親屬相盜之律其罪不至於斬日躋以是律誣人亦當以是律反出坐故職擬徒羊非出已裁夫有所受之也似不為縱至於王日新前罪既寬黜革實枉誠如院批應還故物以昭憲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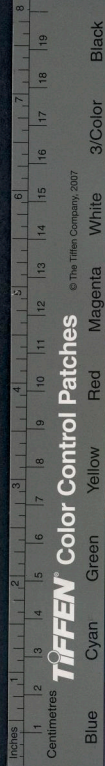
窩盜事

台州 案攝 王旦復 詳 杭州 司年 景州 人

審得顧文祉湖州府學生員也一以誣盜擬戍一以窩盜擬斬屢奉憲駁欲以兩案之重輕判一人之生死茲職再三細勘各案理清渭濁原自堪稽文祉捨地呼天實覺可憫謹一為憲臺陳之顧六顧



二隸籍紹興流寓烏鎮遂賃一廛於文社之家至二人寓後文社遊
學武林去而未返乃顧二已犯獲吳江矣謂其失於覺察可也謂其
知情窩盜可乎且范大僕人也顧六顧二他鄉僑任人也孰親孰疎
於情自別文社知范大為盜慮其累及於己尚不稍貸於所親而首
之則豈已知二等為盜而不慮其累及於己反庇所疎而以身徇之
哉以此推之則非知情也明矣今以贓仗起於文社屋內遂指為窩
則凡有屋出租之家皆危矣夫屋一經租出則租者為主而主人反
為客矣當顧二犯事吳江板及顧六汎官王家相到鎮搜取贓械器
物原起於顧二所賃之屋內非起於文社自住之室中楊元等歷
有供茲再四審鞠無異倘贓械起於文社之家則文真窩主也豈窩
主未獲質明而顧二之案可竣乎贓械可散乎觀吳江之案早結則
知顧二之板為窩主而不板為窩主贓械之起於二家而非起於社
家也又明矣若夫顧六顧二同寓社室顧六謀叛亦累社名行提對
詰向蒙部臺親審以事無確據而釋之且給印照令投湖州府還其
家產人口則江督必有確見雖六與二之犯案不同然六與二之所
謂窩主則一彼以無拋而雪寃此又何憑而擬罪至於僕人為盜先
行出首遠患潔身不過如是况文社之首在先而范大之犯在後若
反以出首之呈詞指為參盜實拋以辯明之手摺稱為窩主確供則
文社命實不辰動罹網罟必當如何而後可耶職即設身處地誠不
能為之謀也從來盜案以贓仗為憑窩主以得贓為拋文社既以顧



六之案中已經審釋復牽顧二之贓械奚啻馬牛且械有賊認贓無
失主烏可遽以大辟擬之哉文社冤抑已久今職審得其情若不急
為中雪何以官為寒灰復燃枯鮒再活想屏照之下定無遁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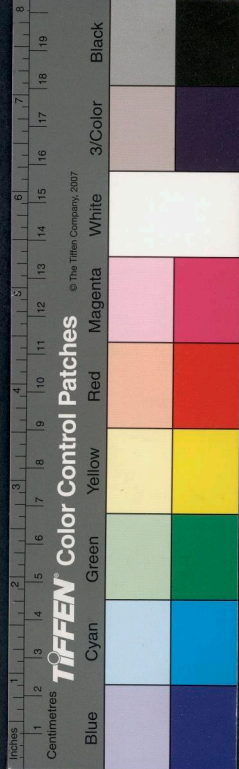
常屬劫盜等事

江寧 馮慎昭 請茅舒
二府 送人

看得王二等一案事起於七年前賊三曾與王二在小岸橋地方
嚇取猪容常例當經地方扭稟常捕廳審明責逐此往事也茲為海
子口失事行緝真盜捕從許佐等無以塞責忽翻舊事為新題以昔
年小岸橋事跡疑賊三為匪人又因賊三而溯及王二初同張勝等
撲捉王二帶至大王廟中非刑弔拷既勒其自認又逼之認扳王二
身非鐵石萬楚倫嘗此時之際能為排難解紛者惟有三寸舌耳招

則暫生否則立斃是以一供承而胡大等六人盡在羅織中矣諸
從又以拷逼王二之手轉而拷逼六人其不如出一口者有如此因
矣於是二等七人儼然真盜碎首莫能伸其枉剖心不足明其冤甚
矣捕從操生殺之權猶在士師上也然盜憑賊定賊憑主認吁起之
賊事主郭有時祁士明屢質不認豈有被劫之人反德盜而警捕者
乎况職等公審脩取原贓檢視其零星布疋既屬民家所有而布衫
布袍衣袖寬大指為行伍中物亦甚覺不倫且胡大等數人皆比閩
而居當日果為同黨則盜首被執慮其供扳勢必烏毀散矣柰何一
鳥傷弓群鴉尚集有袖手旁觀有糊口近地者其不逃不匿一就

擒以是知其自信無他而不作非為之有素也庭訊之下無論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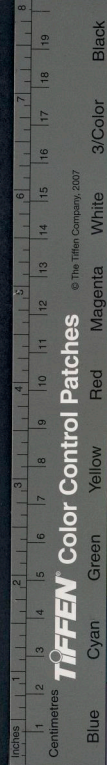


等極口呼冤即原獲之弁捕人等口吻囁嚅亦不能指其為真盜嚴
鞫張勝等曾否弔拷則胥倭首無詞是亦不招之招矣王二等之妄
係平民無煩再計而決不然事關盜案職等詎敢輕為失出以自干
憲譴乎哉張勝等誣良為盜擅用非刑干犯明禁引例充軍洵不為
枉但事在 恩赦以前應請援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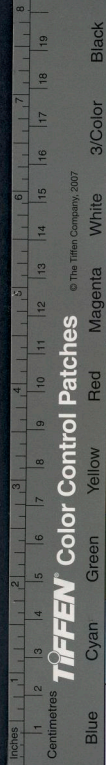
貪官嚙民等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達
新昌人
司李

看得張懋修與其父張佩環豪橫武斷素不理於御曲之口隰州知
州初行蒞任而詰修父子者疊至州官由是知其名而惡之於十八
年八月內有鄉民卜元祥者與佩環比隣而居環占祥屋祥控於州
州官責環而斷與祥價罪環不遵而橫肆益甚祥不得償而日哭訴
於州、官愈惡之遂置惡人匾以懸其門蓋已與眾棄之矣又於本
年三月內廣得懋修方款申學道、將懋修褫革批廳拘審該州旋
又查出張佩環隱糧惡蹟揭報撫院、批該州審報州委吏目解環
候審而懋修早已免脫潛入京師控款登聞此蓋因州官之揭報而
故為反噬之術也鼓狀單款泐太二刑廳會審全虛明如指掌而憲
臺疑有隱徇巖駁再勘職仰遵逐件細鞫每舉一事不惟盈庭之款
証詎為見兔見神即轉以訊之懋修、亦如醉如夢而支吾錯亂請
得而脩述之如所稱因銜蠹卜元祥告臣父張佩環州官未審而先
責三十板要銀百兩審佩環所占元祥之屋乃是間半小房而州官
斷給元祥之銀止是六兩屋價其事甚微其罪甚輕乃謂藉六兩之



小罪而挾人百金之重賄不唯師出無名亦小兒孺子之所不從也
迨訊所謂蠹快二字乃知卞元祥不唯於州官任內原未供役且自
清朝以來並未進衙及詰懋修而修亦曰係明朝蠹快也是何異囈
語乎迨刑鞫狀証黃運祥事無影響而修旋又移其說於張文三攻
其誕更可駭者修出一紙名帖指為州官受賄之後通刺謝已嗟乎
天下固有勒賄而投謝刺者乎醉耶夢耶其詞愈窮而愈幻愈幻而
愈窮矣此懋修登聞之本意其大槩已如斯矣復按其所列十款句
櫛而字沫之如第一款額外加派而杖死納戶問所加之額係何款
項杖死之人係何姓名加派之數有無票簿則不款詎宋琮而叱其
妄而懋修已無一言相對矣第二款要立九百石要草一萬二千束
而小文未給審該州僻處山隙原無衝途驛遞從不養馬突然而買
豆九百買草萬餘不唯駭人聞見亦將藉何色且舉州無一買豆之
人而獨指本家一座農為証已屬不經又從而受意焉幸趙進忠良
心不昧而庭發其隱則懋修之罪正不待他人攻之矣第三款要狐
皮一百一十六張而小文不給夫耕則問農織則婦問買狐皮不求
之獵戶索之里老何為訊蘇來有買狐皮一事則不知其說之所自
來也第四款丁糧加派查懋修款內可載共銀總數合之丁糧總數
大相徑庭且該州於本年二月某日開比懋修於三月終旬入京計
此時該州額內之徵尚未完及十分之二而乃誣及額外此王某等
之言甚爽然也第五款隱匿馬逆知地土而勒詐劉其才查馬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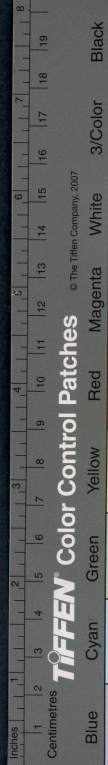


一案係前任知州查明具有無隱印結申府報院達部與合州渺不相涉是又可不必置喙者也第六款以服毒人命乃斷給結案於大寧縣而該州不過依擬發落者也第七款起解錢糧而傾錠短少審傾錠乃銀匠之事如有短少何無被害銀匠可指第八款擅用里馬馳送贓物歸籍審欵証薛凝鼎不唯不知有駝送之事併且不知有里馬之名隨詰懋脩出馬之里老係何姓名所載之贓物係何箱篋駝送之時候係何月日撞過之區處地方而懋修又不能措一辭以應也第九款兩里結訟爭糧一斗七升而罰穀三百石審欵証所謂招房實某乃舖司兵非招房也及詰懋修所謂兩里之里係何里分納穀之人必有姓名結訟之時必有年月而懋修又不能出一詞以對也然即如所云爭糧不過二斗七升而罰穀乃至三百石其說不倫又不待問而知矣第十款虧餉行戶審原欵所載行戶止有喬益金一人而益金乃係州前賣烟窮漢彼固未曾開行而州官又不吃烟其說誣漫又莫此為甚矣以上十款節節詳勘無一事不荒唐無一語不誕妄誠不知懋修何心而故作此醉夢之言以瀆天聽也登聞所以鳴寃止許訴其本事額外列欵已屬違例况乎所列之欵又無一字近真違例之中又違例焉反坐擬戍誠不能為懋修道也瓊環為州官揭報之後既蒙撫院批審自宜聽候問結乃不能止其子之妄出而使擅瀆宸聰併杖不枉

欺侮師長事

平陽
司李

毛錦來
諱
新昌人



看得來修固弟子之禮缺之則為不恭懷利非師長之宜爭之亦覺失禮但寒氈既屬苦局而巖邑又鮮多才科歲兩塲收門生不過五人而已頭角一換見師傅亦當三有禮焉半生老景止靠此一度者風千載竒逢不過是幾名新進况教官之嗜欲無賒非如萬取千、阮百尚曰吾猶不足詎秀才之心腸太毒即使與之度與之筮皆云我昏不能若非鳴鼓之攻終無執贄之日幸存羊而愛禮姑略汰以原情歸斯受之可免窮途之哭與其進也益顯師道之尊

弑主駭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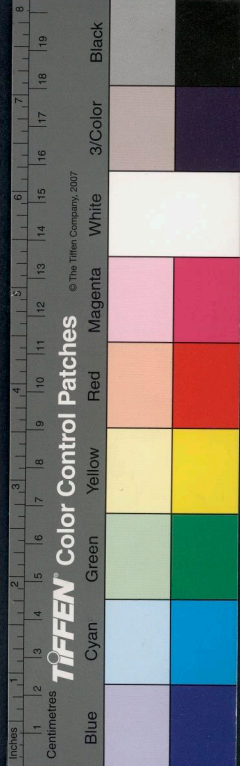
蒲山 賈蒼喬 諱國禎 縣令 曲沃人

看得余昌三徐氏贖身之僕也初靠身於徐君仁之父不數月而獲罪於主：人杖之昌三不耐刑辱遂僞原價贖身以出已歷年所矣今君仁父故而為讐家所訐列其事於欵單昌三因而反噬夫君仁即不逞他人可訐而素嘗投靠之昌三何可並訐若不論而杖之是天下之主得罪於公庭而豪奴悍僕皆得恣其媒孽非所以厚風俗也前縣擬杖而君仁不服故有是控合移君仁之杖以杖昌三於理始得

叛國殺主事

衡州 王望如 諱仕雲 司李 江寧人

審得陳以彥為前宦陳聖典裔孫宦存家貲悉託故僕陳進管理進本姓劉：如漢即其子也鼎革以後陳宦之子實俊立有退後筆帖許進自立門戶然猶力能彈壓雖無指使之實尚有藏護之名迨實俊物故而進亦繼以彥統袴家免殺麥不辨如漢買克府吏子侄又入黷官因而尾大不掉如漢眼中不復有故人之子矣據以彥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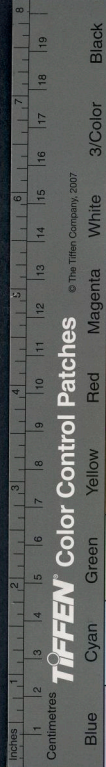


其乘亂揮金買官青主適邑童叟無不代為腐心其言雖無確據然
推原其心似亦莫須無之事也以彥令歲輸充里差四壁蕭然茫無
所措不得不望助於如漢而秦人之視越人不問而知其膜外也以
彥之控其得已乎蒙批到職於庭訊之下先正主僕名分後訊家
費有無所告田租五千石領本三千兩總無片紙隻字可憑止有以
彥祖父各批許陳進歸宗筆帖在如漢則奉為金滕玉冊在以彥則
視為斷簡殘篇而聽訟者於此則當兩奪其恃而各予以平夫以漢
之父曾受故官郊翼雖經自立不應藐視其子孫以彥之祖若父既
准舊僕歸宗亦不得因其跋扈而遂等先人手澤為故紙但責其背
恩許其贖罪則舊主之氣可平而亡僕之目亦瞑矣合於劉如漢名
下斷銀三百兩濟以彥追呼之急報故宦超脫之恩此後以彥如漢
各立門戶即使劉氏家貲日裕以彥不得過而問焉併從前主僕之
名亦相忘於不較可也

叔女竒寃事

麗水 方邵村 諱亨賦
縣令 桐城人

羅孚中謀親不遂而至於叔是以強盜之行而結婚媾之局者也黃
世榮之姪女阿綉生而窈窕人思得以為妻然餌以厚聘者有之
願以巧術者有之即求之不得而以大言恐嚇故以從賊報於營通
海首於縣者亦有之未若孚中之敢作敢為滅理滅法而竟以捨奪
為事者也批稱黃阿綉未生之時其父世貴在日魯與孚中之父指
腹為婚夫果若是則阿綉之生已十七年矣何反背以前絕不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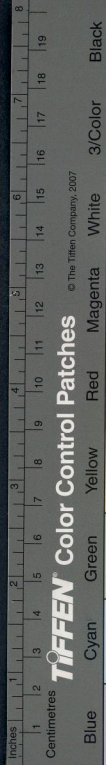
通好之事及至奄天將賦百兩爭逐之時始有塞修何若兩者過而問焉豈非奇葩未艷蝶使不知異艸將開蜂媒即至之故歎况求者自求而世榮並未之許即其所謂十六兩之聘非聘也因其完禮無措欲以腴田二畝暫押與乎中之兄羅毓宇毓宇付銀而還其券想即以此為贖婚之由而世榮莫之知也夫男女婚要有時指腹割襟律有明禁况一絲全無而謂百年已訂安能起九原二死者而訊之乎擬供持燈之外並無多人轎傘之餘別無他物獨不思不由情愿而強之登輿則明燈彩轎與明火執仗何異哉即訊之贖媒何若兩亦復嚶嚶其口謂十六兩之聘原係交代但世榮口語模糊有且侍後者之覆則其中情弊不問可知矣恃強奪婚大千法紀本應離異念但乎中年齒尚幼主使由人况婚已逾時返非完璧且訊之阿綉又俛首無言懸揣其意得無有將錯就錯從一而終之願乎除重杖乎中外仍加斷聘金二十兩給世榮以補不足羅毓宇教孫武斷何若兩左袒佔婚並杖不枉

逆媳毆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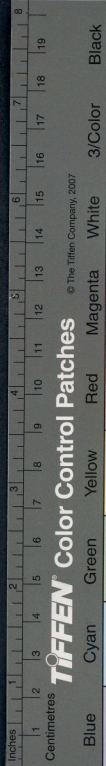
太平
二字

劉松舟 諱沛引
大典人

看得婦人夫歿之死靡他理也即有從旁慫恿使之別抱琵琶者大都早則暮年遲則三載亦必出於公姑之命父母之言而後可斷無有夫未死而先定議屍未冷而便促婚復由外甥女婿之硬為說合而可以改節從人者也如端氏與故夫王之乙生前素稱好合已生一子年及回齡不幸而之乙早世遺此孤孀形影相弔惟賴親姑俛



氏暨夫兄王之甲為之內外扶持使薪水之無缺則孤雖有成立之
日而寡婦無改操之憂矣奈何有之甲之甥婚趙某者立心奸險硬
設羅網當之乙抱恙之時糾王族某等三人借嫁氏為名誘騙許
爾調聘銀一十四兩止以兩為定倪假氏出名預立婚券及之乙
既死兄端君亦託趙某借銀若干為殯殮之費趙某立心不良忽
於事後假稱滿債橫語驚人使端氏有不得不嫁之勢幸端氏不從
亂命矢志弗回而趙甲等四人始計絀而氣喪矣然猶思出奇制勝
為倪氏裝辭訟媳加以忤逆之名而列君亦於詞首絕其援也本廳
初疑端氏不端或者再醮之念勃然於中事姑之誠果有未逮致倪
氏急於太媳以板眼中之釘未可知耳乃故反其局以試之不罪媳
而罪姑欲以刑加倪氏以試為媳之心如果忤逆思嫁則必神色泰
然是誠於中者形於外矣不意總說加刑端氏即抱姑狂叫其聲徹
天涕泗滂沱求以身代本廳觀此不覺泫然泣下敬之重之且為致
嘆於往昔東海孝婦之啣冤誠哉其不謬矣彼喪心敗行之趙某固
無論獨怪之甲為之乙之兄忌吹荒之義助滅倫之謀獨何心哉本
廳怒欲加刑詎其母倪氏槍地呼天哀求再回姑與倖免嗟乎倪氏
之悲痛若此者為母子之情也獨不思孫之與媳亦母子乎必欲逼
之使嫁強之使離豈紙牘之愛獨鍾於我而不鍾於人乎矧夫之甲
之乙均為子也何忍於待死而瀕於愛生乎且也四歲孤兒正須顧
復倘奪之襁褓而不履長年則之乙絕嗣致缺蒸嘗為之母者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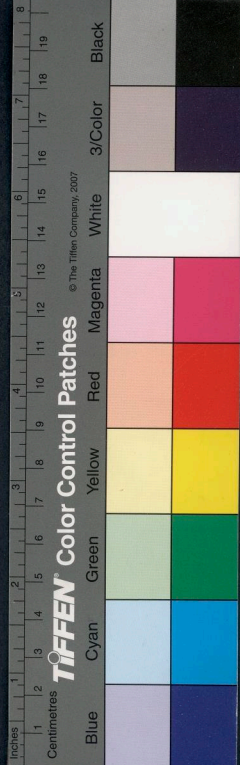


安然於心乎不特此也之甲年逾知命尚未有子即不為之乙謀嗣
續豈併不為之甲計頃蛉乎種：愚蒙都不可解總由一人作祟歎
弄其間致此昏瞶老嫗墮雲霧而不之覺也為趙某者等諸構杌窮
奇尚有未盡之穠鏡矣本廳之斷此案也罰許爾調於前聘之外再
出銀一十八兩中媒趙某等除追前銀十兩外各再罰銀二兩進出
王之甲前銀四兩共計銀四十八兩與端氏從祖生員端茂秀等另
有公議資助令之前銀俱付端門宗老合置田一區為寡婦守節之
資孤兒養生之費但無令趙爭其上門漫生他詭庶冰霜之婦得以
遂其本懷而孱弱之兒亦不致流離失所矣萬一事有中變則此項
仍作公費他人不得覬覦至於許爾調原聘一十四兩查律文本應
入官但守節撫孤有闈風教追付瑞族以褒義舉似與入官之律異
旨同歸諒亦責府所樂聞也趙某恃強逼嫁痛責以懲仍與趙禮而
奸之王之甲硬執斧柯之某：謀人結髮之調爾調加各杖徽他氏
聽唆逐婦不能無辜因係親姑免議

謀割大寃事

建昌 米子來 諱漢雲
邑宰 宛平人

看得王錫三與鄒魁五原無兒女婚姻之約止緣庚子年間魁五之
妻携女避亂於錫三之家婦人閒叙有欲結親之言過此則未之或
及耳錫三無聘無媒安得以婆話為憑遂貯百年之契乎余意二左
袒之言較婆話更不足據今魁五之女與婁姓締結朱陳係王錫三
說合其事已定應准完配錫三意二商串賴婚均杖不枉



滅倫異變事

錢塘 梁冶湄 譚允植
邑宰 真定人

審得沈靖宇與沈鴻宇同姓不宗合本曾易稱莫逆交有年矣靖宇有子胤祚鴻宇欲得而東床之妻卽氏有女名福姑妻王氏亦有女名三姑鴻宇以三姑相訂而不言妾出諱其所生之微也且貧富不敵在卽氏亦不樂以已女歸之康熙四年憑媒錢希賢作伐遂締絲蘿嗣因鴻宇物故家事式微而靖宇日漸殷富卽氏遂萌更易之心欲以已女代三姑是時家政悉操於外戚卽某等鴻宇嫡子國昌惟拱手聽命卽氏遂為欲奪先子之計去年某月竟以三姑許俞某為孫媳憑何懿甫作伐先以庚帖與之未幾即受其盒禮明示人以已女歸靖宇三姑身有所屬烏得起而爭之在靖宇則惟知所聘者卽氏之女而不辨其為福姑三姑也卽嫡子國昌知之妾王氏亦知之惟有敢怒而不敢言耳國昌雖不敢言以父命不可終背具詞赴縣求准存案未幾而里民鄉約某某等以通里不平等事連名具呈卽氏雖神於設計能派公道於人心乎為卽氏者既見衆口之不可掩二女具在尚未于歸從容歸正未為晚也柰何於某月某日見靖宇擇吉迎娶三姑卽氏竟衣凶服而出見彼婦而出走者不待其詞之畢矣此難毒悍遂至此哉茲審原媒驗庚帖及隣里口供靖宇所聘者三姑非福姑卽氏所生者福姑非三姑婚姻前定豈得因貧富而肆意疊更本縣按之輿情按之倫理卽着沈胤祚與三姑當堂結褵早偕花燭彼既以凶厭吉吾為以吉鎮凶今而後鼠雀之訟與獅吼之



爭庶幾免矣俞應祖不愿聯姻福姑聽氏另擇伉儷償還金禮之費可也邵某等均免深求以全親誼何懇甫審不知情錢希賢徇情顛倒本宜重處審無贓賄量予責懲

活拆慘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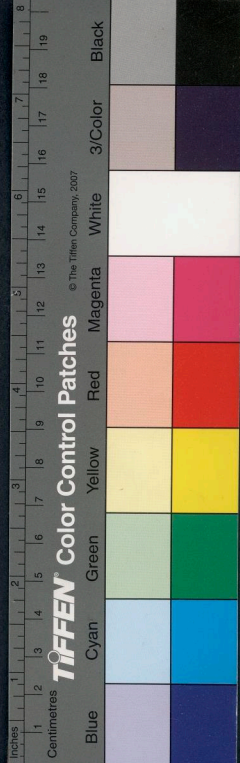
楊州 戴紳黃 譚王 歸
司李

審得王明宇之女順姑向許潘守魁為妻受田十畝作聘後因守魁之父緣訟脫逃致累明宇鬻田代費聘田既失旋欲悔親於是順姑頓歸柳姓此活拆之控所自來也庭訊之下明宇自知理曲願以所撫侄女代之配守魁以踐舊約雖鵲巢鳩居破甑難完而絃斷膠聯葭莩如故為守魁者亦當返寇為婚而破涕為笑矣應令守魁再備聘銀四兩為酒醴之費與其侄女辰姑完姻杖明宇以懲反覆

生離夫婦事

平陽 毛錦來 譚
新昌人

審得鄭爾彥下體不全生缺人道聘妻李氏且八年矣名為箕帚之婦從無枕席之歡李氏恬處八年從無怨恨之語者以有姑在堂耳姑憐其不幸能加意撫恤之且訂終養之後許其別嫁仍命子彥預立休書付與氏父李光先為據今年姑死父懷愛女之心不忍李氏之終寡也急持原約求判於縣：謂陰陽失配誠非人倫之宜况有母命子當遵從哀李事姑有年而光陰易邁斷令伊父止憐原聘之半與彥退婚而准李氏擇配此合理順情之斷也何彥乃必欲取盈而旋有是控耶嗟乎八年真姑媳誠可憫矣數載假夫妻實何辜焉為彥計者即不念李氏之勞亦當思亡母之命奈何無辜妻之具



而懷陷婦之心豈自恃無陽為奇貨而故故居之以為利耶語云陰類之物毒而不仁信不誣矣姑念天刑殘廢令光全給原聘以斷葛藤准李改嫁可也

憲種冤拆事

紹興 紀光甫 評 耀
太守 清苑人

審得趙志美有女二姐先年受聘六十四兩許沈天魁受為妻其時天魁未娶已先納妾而生子矣志美聞之謂其已有孀妻自分明經之女豈甘作妾隨欲悔婚天魁逆料志美不敢他許乃遲之既久卜吉無聞女年幾三十矣至去年某月志美以女改適袁大天魁具告該縣隨憑劉某等設席調和倍還聘金一百二十四兩天魁自立退婚文約事已寢矣乃今未覈其愆復有冤拆之控夫妻未娶而妾先来已處婚姻之變局况薑鑠三十而未嫁為父母者將何以為情乎是志美之悔親與尋常背盟者有間矣但當鳴之於官或投親象謀處還還原聘而後嫁夫誰得而議之先嫁而後償聘亦謂告則不得嫁也然授人以訟柄矣為天魁者設於告縣之後不受聘資不書退約今茲之控誰曰不宜柰何竇蓮甫散肺石重來試問一百二十四金歸之誰手情慮退婚之約出自何人則其意不在得妻可知矣然以三句不娶之妻居為奇貨倘再愆期一二十載則岳家倍償之數不愈多乎天魁不情之罪不在志美悔親下矣今別杖罰以存公論聘還諸沈妻歸於袁而後二姐標梅之詠可無作乎

冒死鳴冤等事

嘉興 文燈巖 評 德翼
司李 江西人

沈氏良家女也適倪大而大投空門王奎故宦祖某之僕也聞其色而悅之遂謀為妾而實受命於主人夫人各有偶、不良賤豈有良婦娉婷而狂奴畜為侍妾者乎奴不足論為主人者獨不念嫁前令之女還故家之妾為士大夫美談也乃使王奎淫縱至此奎徒斷沈氏離另擇配

會稽女子判

擬作

高寓公

諱承廷
嘉興人

婵娟碎玉悍巾幗誠云厲階蠶妖埋香莽鬚眉厥維戎首蓋雕梁木
監鸞栖則雀啼芳露難奢蕙落而蓬歎酷洵餘辜忌奚潔怪若夫倅
擁慧姿慙稱情種問騷雅固無有乎爾語溫柔亦莫知其鄉鸞籠深
揚枻之酒翻踰鴟啄芳林護花之鈴靡設遂使愁蛾隕翠虛留怨葉
題紅如袁、越娥者吾恨、燕客馬金屋堂其貯嬌悵矣飄英墮涸
紙扇徒爾賦工嗟哉向情襟絃既拙鎔裁妬耦比鶉美以療膏膏復
昧歎曲啼顏學珍珠而慰寥寂閱斯長夜之摧魂職說不天之種孽
河東獅子薄令石氏老拳飽之百摯負腹將軍互頰來家鐵甕入以
千年非曰虐其金料庶用安乎瑤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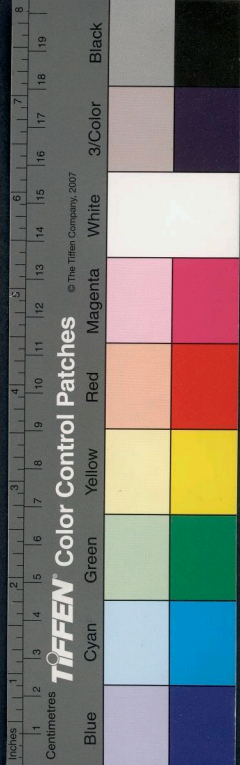
子賣父妾等事

紹興
太宰

紀光甫

諱
清苑人

審得陳氏與胡谷苟合夫妻也先年陳氏夫亡子幼家有訟事浼谷
代為料理日久成姦因而妻陳之妻子陳之子且自上虞徙居府城
歷二十年於今不復知其非伉儷矣籍屬尸戶貿易為生谷之髮妻
韓氏雖有子茂豪非谷所自出谷乃娶妻陳氏為嗣續計在韓氏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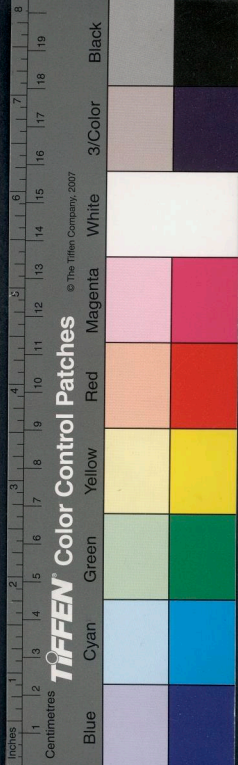


恐寵以奪其愛而茂豪又慮生子以分其資遂母子定計乘谷外出將滕氏轉鬻他姓比谷歸而查詢陳氏大肆咆哮且匿其所買田契由帖而駕為姦劫之詞訟於本府此谷憤而上控也夫姦情至二十年之久衣食寢處朝夕俱設不謂之夫婦已不可得矣况排門戶冊首列谷名屋契田由畫書胡姓而稱姦梅叔其誰信之但既賣之妻不可復返谷與陳氏雖二十年簪好一旦反目視若仇讐有不可復合之勢且濮上相從非夫挑攬李之匹悖而合者亦悖而離理所當然無足怪也茲既自願離異相應俯從仍斷家資歸於陳氏田畝還之胡谷以兩平之茂豪始而賣妻繼而匿由而又妻訐其夫子告其父律應重治姑念妻非結髮子異親生導杖以儆

活佔事

蕭山 賈蒼喬 諱國楨 縣令 曲沃人

嘗得胡貞甫有婢芸香嫁趙光所為妾原聘止三十六兩光所暮年無子而怵於御訓之嚴以致芸香不安其室光所商之貞甫俾以原價贖回惟時芸香身已始子貞甫曾以手書相訂約生子當還光所至次年果舉一子光所不惜重價贖之倍付聘銀七十二兩而芸香母子始歸於趙歷令二載貞甫知其必不許贖而故為贖之詞意在索找總由七十二金為之祟也光所不許隨有活佔之控據梅子屬寄養妾為撫子而去夫妻妾何物而可以假人况一假不足而再假乎背義食言貪得無饜畀以一杖似未蔽辜倘於斷後不知悔過仍復與詞當於原受七十二金數內倒追一半給趙祇償原聘以治貪



頑可也

發審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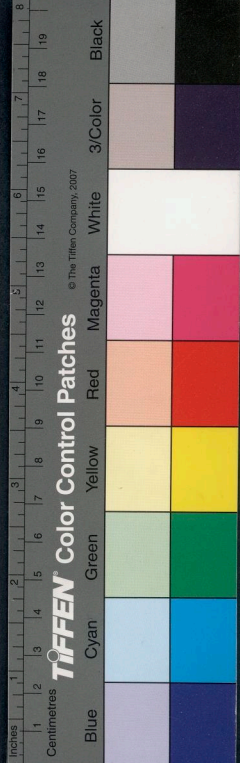
仁和 色軍 佟懷侯 諱世錫 連賜人

者得許良華者龜棍也原籍昆陵僑居湖上挈妻孥氏潛作倚門之
行當有營兵某者與婦情濃流留朝暮除陸續花費外有銀一十二
兩名雖借華買芳實則買笑錢耳因是當壚少婦居然作細柳夫人
矣良華嗔其專擅太過非經官不能逐之故有是訟取據各供皆云
良華甘心與婦非某強逼^逼妻然則抄殺之控胡為乎來哉應將許良
華責逐出境所欠之銀既據收錢八十文且有家伙作抵似不必再
為深究併懇移明本主照軍令申飭勿令西子湖常蒙不潔使人掩
鼻而過之

姦拐滅倫事

蕭山 賈蒼喬 諱國瓊 縣令 曲次人

審得毛通三之以姦拐控毛文也姦則真姦拐實非拐^拐通三所供
則以文謂族侄先姦服孀後佔為妻^妻文所供則謂彼自姓毛吾自
姓茅買妻現有婚書何名為姦及研訊各証則曰二人居恒相對不
聞有叔侄之稱但姓則一毛各呼表字若是則同姓不宗也明矣再
訊婚書何以旁毛為茅則曰避同姓不婚之忌耳夫文既知同姓不
可為婚而必迂迴其蹟以娶之此屬何意則其有姦於未婚之先也
亦明矣再鞫隣佑諸人則底裏和盤托出蓋通三知妻羅氏與文有
姦自知力微勢弱不能斷其往來故拚一婦子之冀得金而別娶不
意身價入手諸通待償妻既太而金勿留故為是酸心之控合於毛



文名下加斷財禮銀二十兩助通娶妻云

挈拐拆婚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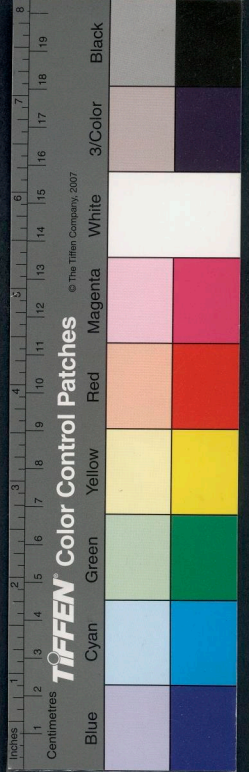
蒲齡 楊玉衡 譚天機 問來人

童九回貧欠廟東之物幾至鬻妻賴章瑞麟借給學教得免小鏡之痛似屬義舉然究以二擔穀為聘憑章貴三說合得其女過門為媳是義之所在即為利之所歸瑞麟可謂名實兼收矣既得弱女以配幼男使為公與姑者視作佳兒佳婦則受恩深處勝於赤貧之母家焉肯復萌忒歸之想祇由嚴火日久生厭類如董楚九四雖貧寧不知痛此一塊肉耶誘女逃歸雖有背恩之過實出愛女之情瑞麟不知內省以理勸歸乃為挈拐虛詞以聳聽豈為富不仁例應若是乎本應重懲姑念鄉保原媒具息前來量開一向使瑞麟歸戒其妻曰彼亦人子也不得以二擔穀易來之故遂賤視而犬馬待之

親雪女冤事

寧國 唐寓菴 譚廣光 會稽人

甯得任某以縫衣為業兼作歇家既有張氏為妻復娶施氏為妾以蘆簪之夫而被妖冶之婦復有往來歇客雜處其間穢行之聞所不免矣施氏父亡母黜初嫁於梅而夫故再嫁於許而被出三適而入任氏之門愈趨愈下雖命之薄乎亦足羞也有叔施某恥穢穀貫耳為門戶羞因以親雪女冤控而任某施氏堅供在許為婢並未為妾任意謂買婢作妾似高一等欲避買妾為娼贖良入賤之名也任某欲學齊人而以妻妾作他人奉非良人矣施氏生名旗而其克下陳於賤丈夫淑女恥之相應依買良作妾縱姦律斷婦歸宗擇配另遣



恭宗抄斬等事

紹興 紀光甫 諱 清 苑人 太守

審得王寅恭之祖王求如兄弟七人其最幼者為王鯤故絕無嗣叙
應寅恭之父之典入繼所稱昭穆相當者也乃王鯤於太平四月物
故而之典反先鯤兩月而亡未及告廟成服承祧者未有其人王求
者王鯤兄王式弓之子也式弓官留守經歷殉難鳳陽求鯤孤無以
自立王鯤嫁負以為己子娶妻生孫二十三年矣遂得緣經從事儼
然稱嗣子焉寅恭以父係應繼子應承重出而爭之未為不可乃王
之宗族暨鯤妻氏同謂孫不可以稱祖堅拒不納以致屢告院道蓋
周氏與王求母子承歡二十年如一日不欲使外人間之耳但查律
例有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或擇立賢能及所親
受者寅恭承重之說固為近理其如周氏之不願何即寅恭為周氏
嫡孫稍有違忤驅而遠之尚且一惟命命况且猶有未定入繼之議
乎茲據族眾處明議以地二十畝付寅恭為養父養母之費而求奉
王鯤蒸嘗如故兩情允服似應俯從

憲斬籍沒事

紹興 紀光甫 諱 清 苑人 太守

審得章曆之妻應氏先嫁王昂故無嗣立族侄王高為繼後氏招
曆入贅高不能相安仍歸本生夫任而入繼則猶之子也妻而改醮
則路人矣王昂遺產舍王氏本宗其誰歸哉前經親族議處王昂所
遺田二畝併山園房屋應歸王族但應氏未亡仍曆佃種輸租以供
王祀立議甚公而曆復有盜賣王田之意故王加有籍沒之控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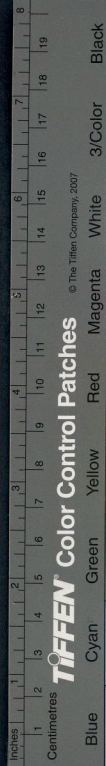


曆堅供並未盜賣姑免深求但既贖其妻復圖其產不無太忍相應
罰示懲

吞篡慘極事

建德 李石菴 諱瑛黃
縣尹 黎城人

王氏之故夫汪文奇邁年妻子因挈外孫徐龍孫令曹氏子之以慰
孀媳之心善已惜乎不早為計棄其尚在善善業以弭眾口乃遽延
十餘載昨歲奄然棄世斯時也不知其族內替功之親何以一無議
杖者乃今襄事之後文郁之子士濟以伊弟士泳序宜為後私鬻二
孀之田十餘畝又散言作非種之鋤王氏不勝忿故有是詞據文
郁謂文奇生前曾有以士泳過房之議然則王氏在側胡不與聞即
聚族而訊昏不能為之辯也律文不得以異姓亂宗是汪祀宜屬汪
承嗣也但又載若義男女偁為所後親喜悅者繼子與本生父兄不
得用計逼逐仍令給家產夫義男女偁尚不得逐况外祖亦為外孫
所從出手繼子尚不得逐所喜悅况未成繼者乎死者命之生者悅
之一且指為非類而逐之難矣以非所應繼之士濟與尚未成繼之
士泳擅動可繼之產一為盜賣一為私擅俱何辭以述於律願本縣
以繼絕為心睦倫為重槩不深究定以士泳父文奇龍孫母曹氏繼
計文奇所遺授士泳十之六給龍孫十之四嗣後王氏生養死埋惟
士泳是問曹氏之百年龍孫身任之既不亂宗又不奪愛庶為情法
兼至而兩得其平者乎為語文郁士濟果為其子弟謀尚訓士泳夫
婦克盡子婦叔姒之道以無傷繼母寡婦心使入其宮而家政自事



爲父兄者又從而侵蝕之則適中風波之口他日賢能之擇未必
不執以有辭翻前案而重事更張是若輩自取之矣抑本縣更有慨
焉今之所謂承宗大半爲爭產計耳設無嗣者家徒四壁將望
之若將晚焉者矣又今之爭產者名曰爭之實爲破產計耳得隴望
蜀家閭庭爭因是以有戶族之賂因是以有酒食之糜因是以有與
馬之泥沙因是以有教唆之乾沒即果得十分先已去其八九亦何
利益之有哉爲文郁士濟士泳者皆當牢記本縣斯言勿使不幸而中
勦家滅門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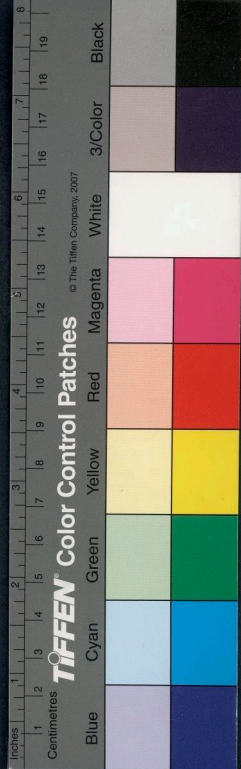
平陽 司李 毛錦承 諱 新昌人

者得楊萃之女嫁與劉文之侄劉官爲婦官大楊氏遺腹有姪子產
母心官稍有薄產衆謀撫孤文倚伯父之尊萃恃外祖之親各持其
是反致猜嫌夫撫孤美名也然爭之則危矣爭而速之於獄則愈危
矣拋中親之議曰爭者拒之不爭者許之乃以託孤之事屬之文弟
武馬誠至公不芳之論也當官立約應與准從文萃忘親嗜利虎視
眈眈心可誅也各杖不枉

盜葬皇陵事

紹興 紀光甫 諱 清光人

審得陳鳳岐會稽縣民也十八都之地有南宋六陵在馬度陵之前
越半里而遙爲周之瀚祖遺墳山瀚於順治十二年間賣與倪會紹
營壑曾經治壙但未下棺後因地窄而多石不可以安二壑遂轉賣
生員沈彥范浮屠其妻乃鳳岐借端居奇突以盜葬皇陵首縣訟端
旣開而彥范等多人亦因之互訐不已今查此地坐落淡字號周姓



輸糧已久由契縣冊一、可稽優委官踏勘與南宋度陵尚有一山之隔設此地果與皇陵有礙則倪姓造壙之日何趙氏子孫寧無一語何待今日而突出他姓之鳳岐發此大難也其為多事已甚法應杖懲至沈彥范之妻棺既處近陵之地應別疑聽其另覓善地以葬息後日之訟端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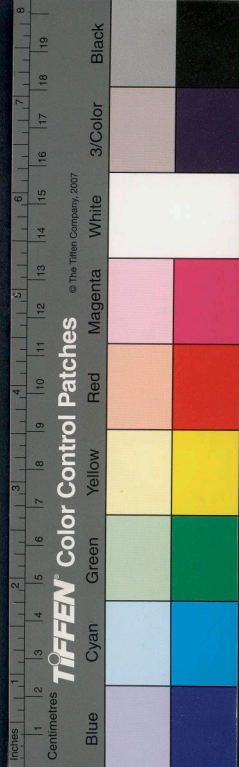
前事

覆審得沈彥范所買墳山其是民業而非宋陵前詳已悉之矣非民業何以輸納條糧非民業何以官給由帖非民業何以周倪展轉貿易曾經造壙而嘿無一言况有小山相隔界限井然絕無兩可之迹且今復加研勘沈墳之外尚有陳墳在焉亦係民業不聞趙氏子孫以盜皇陵告也但彥范始而營葬繼則議遷復在鳳岐首縣之後迹似有虧致煩憲駁今查彥范之妻原係浮屠未及黃泉又係妻棺非同怙恃既無不可遷之執亦無不忍遷之情且謂方營馬鬣旋角鼠牙此土應非吉壤故自願他徙以另覓善地初非不府斷令勿莖使之趨避皇陵也陳鳳岐以多事擬杖罪無可原其地應聽沈生執業或仍造莖不禁也

汰斬大惡事

紹興 知府 紀光甫 諱 清宛 人

審得郭某假庠士之名其衣冠之真贗莫得而辨者也諸暨智度寺之旁有隙地可營莖事徐壽妻以謀之寺僧覺海而推屠其地其莖否尚未可知而風儀起難端謂此地關係縣治來龍啓之必有死卷



回祿之慘變訟縣未畢繼以控府夫使葬之此地果不利於居民則
豈陽烟火萬家起而爭之者應不止什百人矣何僅一鳳儀為難乎
且謂尤不利於儒學今審鳳儀為仁和縣禮生其真偽姑不具論即
使果真諳暨儒學何與仁和禮生事而突起爭之豈堪與形勝之說
即隔府踰江猶能為厲乎片言之下氣餒而口塞矣究其所自實因
負徐米銀索之成隙借此為通類計耳無恥已極重杖示懲

蠹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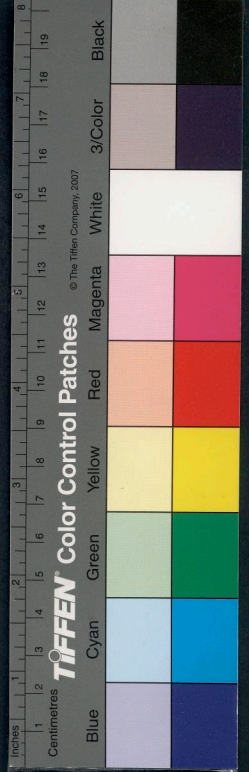
蕭山 縣令 賈蒼喬 諱國棟 曲沃人

甯得朱世昂忍心而健訟朱世尊亦子衿而多事者也昂與朱世
臣為同父異母之兄弟其父墳山與王自省墳山聯界王之管山人
曰劉四者偶同伐蠹悞傷朱墳世臣即出而鳴里眾議以悞傷情真
而劉四貪人宛山主代銀四兩為設祭修墳之用世臣收銀自脩祭
物磚灰方在修葺而鼎彝等輒欲從中射利毀其磚灰不容修葺鼎
告縣鼎告府又復連名控道此王自省亦以蠹烙控司也夫劉四傷
墳而山主代為賠修可謂畏罪引咎之至矣且其罪止於賠修無重
辟也而二之疊控何為况世臣嫡長也鼎彝庶孽也嫡長無言而庶
孽吮之不已殊不可解即謂子無嫡庶孝思則一豈修墓者為不孝
而毀其磚灰故暴父棺者反得為孝乎除墳墓已經縣斷修完外劉
四伐葑不慎實為禍首應與世鼎分別擬杖世鼎同係子衿罰數示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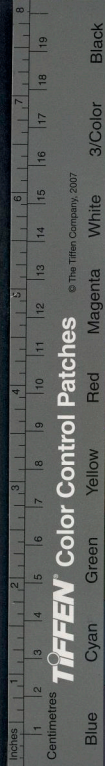
千古奇冤事

嘉興 司馬 文燈巖 諱德翼 江西人

屠猶龍謀佔陸傲孟莖父墳地以致起棺於空燬骨揚灰棄之大海



孟父何辜罹此荼毒死者含冤生者髣髴讐在必報義不共天攷按律文未載此獄前之讞者比附至殺人造意之律準達部奏閣庶幾信獄矣憲臺明悉猶龍造謀但疑燬屍者為屠養菊是日猶龍不在又以是夜做孟園變往探不即窮其下落為疑行按察司批職等再審職等明刑者也敢不求為明允以報令叙猶龍造謀之始末實非倉卒之圖夫做孟買符姓之山已八年矣上年三月初六日動土十一日塋棺經營六晝夜非移棺突來者比也猶龍於本年二月買姜姓之山適當陸墳之下瞻視審顧以真穴落在陸地而圖兼并之時做孟已經卜吉不可理爭不可情求惟有執奪而已矣猶龍世族做孟一單寒子袷執不相敵也遠矣原心誅意猶龍當買山之時目中已無做孟况其後乎故乘孟塋事方竣下山會食遂令屠養菊率某等四人起其所塋之棺以忝做孟遙見火光聞人語急往跡之而棺已不知何在當斯時也做孟防人之智淺禦敵之力微使即明見諸克拋燬彼衆我寡若欲爭之徒以身殉耳况未見乎故厥後斷髮破額搶地呼天以求救於有司情理止當如是故此時而責做孟曰汝何不即寃下落此萬不能之事也初經黃知縣嚴訊養菊計無復之乃愈出愈奇搯止任屠朝陽之骸骨以愚做孟而欺問官又復零星不全滴血不入及至再加刑訊始不得不吐露真情供為颺灰入海矣設假骨具備做孟墮雲霧中一經冒認則諸犯之亮狀不顯猶龍之狡計不明職等於斯而嘆有天道也今養菊與陶九先後度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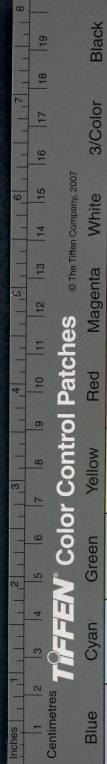


猶龍以屢鞠不在山盡以其罪却之養菊曰我不知情也以職論斷
養菊雖強悍一莽丈夫耳猶龍厚富力能指使之不然一孑然守山
之貧漢為誰辛苦而自干此不赦之條也今猶龍曉置辨以不在
山為非造謀職等正以不在山為真造謀也然猶龍所買之地與陸
地相隣使當時一來睥睨微益即知為謀穴計鳴之於官一審即決
何俟葛藤至今猶龍造謀不如是之拙也居家不出暗地指揮如何
布置如何滅跡養菊等係若走犬敢不惟命是聽故曰猶龍之造謀
正以不在山辨出也猶龍坐辟其何辭焉職等又再回推敲死人之
骨與生人之命終有間也今加功之人已死尚辟猶龍母乃已甚乎
然亦勤思之矣人非大逆無道何至戮屍即使大逆無道戮屍已極
何至毆灰入海也屠氏之於微益有何深讐不聽過悞聽堪與家言
貪其吉穴耳然慘毒至此而不辟之則律所載開棺見屍者絞不幾
濶文歎以職等管見推之則猶龍之造謀實真猶龍之造謀既真則
猶龍之擬辟不枉也餘犯某某等俱無疑義相應悉照原擬要之此
一案也孝子傷心路人切齒情浮於罪律窮於條查律內所載若斷
罪而無正條引律比附應加應減轉連刑部奏聞以定其罪前會審
已經拈出祇候憲裁

亂民掘燒父屍等事

統嚴
兵憲
黃□□
諱鳴俊
海田人

審得堪輿之術害人多矣然未有若屠猶龍之酷信此說而造孽之
深者也陸微益先買之山與屠猶龍近買之山繡址相錯猶龍垂涎



吉穴眈：啟疆做孟未之允也。鳩工開築以示不售，而猶龍掘燬之。謀動矣。陰噬屠養菊，斜夥某：等於三月十一夜，乘做孟奉父入窆，不憚扶其穴，碎其棺，燔遺蛻於陰壇，而以飛灰付之海。若也。慘矣哉。迨做孟控縣，鳴冤該縣，根究不已。養菊等計無復之，乃另掘他骸，以應及查骨殖不全，滴血不入，再加嚴拷，始有髓灰入海之實供。訊從前所掘者，誰氏之墳，則猶龍嬭侄屠朝陽之骨也。豈此時猶戀：於吉穴，希圖葬入原墳，不得於已者而授之阿咸乎。做孟此時飲痛終天，恨不力以此輩為地下淺免，而復見其詭謀百出，過作翻案之虞。髡髮徒跣，裹糧入燕，叩九關，以圖必報，真無愧於春秋復讐之義哉。挾府廳誓神質，當養菊移棺燬骨時，猶龍委不在旁，然營買地者，猶龍圖莖，祖者亦猶龍。養菊不過一看山，族人耳，非受指揮，誰敢構此大難。恐難以局外閭，枕為巨惡，猶龍開生路也。按律止有開棺見屍，並無燒滅之條。且焚一屍復掘一屍前之輓，馳者何辜。後之拆碎者，又何罪。克慘殊常，詎容輕減。比附謀殺，殊不為苛。雖云養菊陶九相繼填獄，似可准抵，而權衡出在聖明，非執法之間。官所敢輕措一辭者也。

執虎慘戮事

紹興 紀光甫 諱 權
太守 清苑人

審得本年臘月某日，郡城慘遭回祿，居民歲暮流離。此本府所目擊者。城南有石建牌坊，為故相國呂文安之遺蹟。燬燼之後，兩柱摧崩，其不絕者如綫。途人之過，其下者咸惴，焉有身命之虞。羣里之人

議毀坊以圖安穩一唱百和不俄頃而為平地矣呂氏之後呂師敬等以百年芳蹟一旦為有未免過而傷心評訟府廳亦情有不能已者但倡議者原非一人附和者亦非一姓既非讐言以報冤亦非盜石而營私天災之後繼以訟累訖了遺矣能堪此比林茂等有慘戮之控也然不咎居民終無以平呂氏之氣蓋其罪不在毀坊而在不與聞於呂氏是可罪也至若毀危坊以便行旅文安有靈當亦首肯其廟貌豈忍坐視子孫與秦梓為難乎同事多人罪難遍及訊其首先攘臂者咸曰張十姑杖半以儆其餘至本坊基址尚在呂氏之後呂大有人重建未為晚也居民無得侵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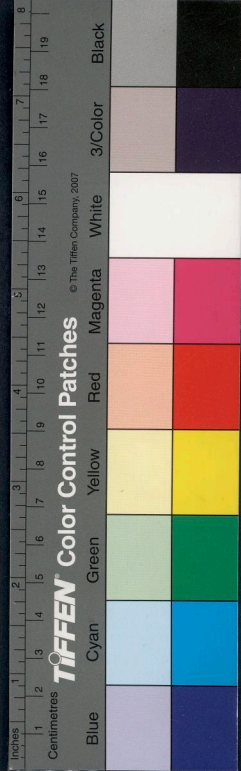
豪謀跋扈事

撫州 劉黃中 諱玉瓚 宛平人

傳同祖之復控黃湯五也緣由於田房找價終不滿敬而起同祖陪川宦裔崇仁遺產於順治初年間售於黃湯武為業迄今二十餘載如果價值不敷何妨贖回別賣既不脩價取贖又復疊控求找豈人偏惡而我獨智乎抑昔日之產為賤而今日之產反貴乎况傳家墳山與黃生置業兩不相涉復捏墳破山崩希圖聳聽黃錢八供吐既確同祖其何辭以自解也獨是張天儀張萬邦於同祖固有甥舅之親於湯五一亦屬朋友之誼排難解紛自是正理因端峻疊豈是人為姑念傳黃二姓構訟無已論胥以敗合令立約處息永不許再生枝節以全各人自家可也

數拋祖骸事

撫州 劉黃中 諱玉瓚 宛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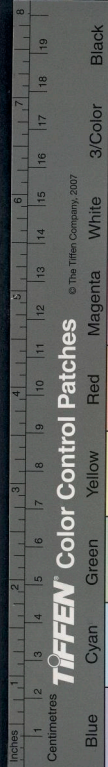


唐洪之與張某構訟也。總因福唐寺之檀那而起。其餘波瀾盡屬蛇足。查寺譜肇建乃唐氏之祖所創。而額曰福唐者。取福庇唐氏之意也。後張姓之祖修飯堂施齋。曰亦有功於寺。遂以檀那自予。因改寺額。易唐為堂。亦製刻譜為擬。夫一寺兩主。開世爭訟之端。是作善於一時。而遺害於百世矣。應將寺宇專歸唐氏。其張姓施田。仍令收回。或轉售。或別施。聽其自便。張某歲取僧銀三兩二錢。非真好善樂施者。比杖以懲之。

山蠻減法等事

杭州 王鼎臣 諱 遼 東 人

日先是亨等具詞於縣。請遵古制。農隙放竹。通商農忙。救田轉碓。該縣如其所請。即為通詳。議以夏則墾築。秋則開通。署府趙郡丞兩審。亦從此議。既以民遂其求。商安其業。失乃餘令。旋忽改稱。誠恐商民爭競。不若令賣竹買竹者。俱於雙溪水次交收。詳奉憲臺。批允張示。遵行。不應復有異議。詎雲等終以竹不由水。立碑病商。故有山蠻減法。控上于憲。轅遵行提訊。備悉前情。令欲使商民兩安。莫若仍循往例。而畧為斟酌。於其中灌田。宜於耕稼方殷之時。每歲自四月初起。至九月二十日止。開堰以利農工。運竹宜於收成既畢之後。自九月念一日起。至次年三月終止。開堰以通商業。然放竹不許零星。恐致水隨竹下。阻塞溪流。多不便於轉運。但當集竹既多。彙成數次。運放厝無前虞。至每年修築堰壩之費。春夏青成於民。秋冬青成於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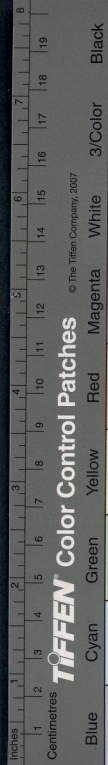
容諱也請將原碑行縣改刊以垂永久安商民而息訟釁統候憲裁

羣集食民等事

杭州 王鼎臣 譚 樞
太守 遼東人

看得杭城米舖例向市河商販買米轉賣民間米商投牙之後舖商
兩相交易牙人從中評價然後量斛脚夫持袋張縷船戶水手爲之
運載米商以米酬之自明時迄今其來遠矣在米牙雖云納稅其實
歲費無多不過議價舉口之勞又舖戶赴河買米時供給一食之飯
耳至於脚夫則於斛米之時張口袋縷口袋亦不過舉手之勞雖借
當官值夫名色以爲口實而其如當官值夫例給僱價又尚有三行
五壩與各橋埠同值不止一張袋縷口之脚夫也若夫船戶有船寬
利水手出其辛勤爲之運米皆非藉本營生此等陋規皆出私創乃

居然作牢不可動之永業而牙人脚夫每視衆弊易舉競相爭執侵
剝商民本當盡行革除以懲霸佔私派之習但念相沿已久而米商
亦復稱便令就脚夫戴王與牙人施聖新等互訐之詞遵批查訊實
擬衆供米商賣米一石出米九合六勺內買牙得二合九勺張縷脚
夫得一合七勺船戶得二合水手得三合此向來所謂閘頭米之陋
規也其張縷之米因當官勞逆之不齊致增減多寡之不一或一合
五勺或二合或一合七勺俱隨時變更而戴王等以不敷請益不知
米雖出於商人商人寧不因此而增價以困舖戶舖戶亦因此轉賣
以多取於民間則商民均難免無益之費矣况以零星石計則似少
而以十百總計則甚覺其多也當庭酌酌每米一石牙人原係二合



九勺今量減為二合五勺張緣脚夫原係一合七勺今量減為一合
船戶原係二合今量減為一合六勺水手原係三合今量減為二合
六勺此三行者以無本之業得此亦足資生而商舖既減其值則易
於貨賣民間未必不受減價糶食之益矣卑府原從軫恤商民起見
倘蒙憲鑒先行請賜申飭嗣後如有恃強暗增及借端勒索有害商
民者許即呈告以違禁嚴拏究革不許復克此亦通商利民之一端
也至若捕廳議於各項中抽減一合以增張緣之詳不特廳審原供
有兩邊不服之語終恐名雖減眾實加價於食米之民矧張緣之夫
有何費本難償獨欲求增以厲百姓似無庸置議者也其褚允和等
俱係米舖賈買則賈賣或增或減風馬無涉續控一詞本為左袒米
牙旁助以作應援耳汰當懲戒姑與其餘槩從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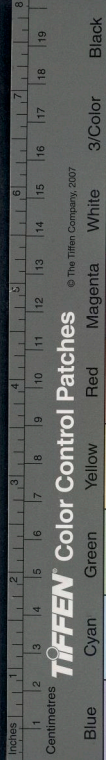
牙棍朋奸等事

前事

杭州
太守

王鼎臣
諱
遠東人

會看得張緣夫戴玉等與米牙施聖新等互訐一案先經交控憲臺
飭府查審深知此輩為商民之蠹祇緣相沿已久免事更張就於兩
造及船戶水手每米商賣米一石共得米若干云云意在歸商便民
而息爭訟已奉憲允曾未幾時米牙復搆棍劣托名舖戶請以減米
歸牙遂致玉等再控自春迄今總八越月而反復訐告已如此則知
陋規日未除訟端不日不息彼增此減不特爭利之勢叢難泯而
亦無此等典章茲遵憲批隨經公訊據其所供並未奉
旨奉文設立徒以病商厲民之私輒敢弁髦憲紀屢肆瀆鳴誕妄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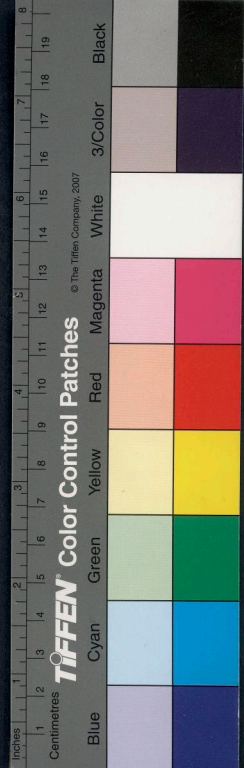


甚若再輕徇酌量終於窒慾難填抑且商民增困况把持行市與市
司評價不平胥律例所禁而國法宜究者也自難因循含混致與成
憲有違合無自今已後凡在市河米牙張線夫船戶水手等從前借
端索取陋例一槩革除請示嚴禁不許復行庶遠商之血脉既疏而
近民得免責糴之苦固弊盡剔大法始彰至於舖商買賣各隨其便
如有不遵立拏重究仍行枷示毋令群小再輕三尺可也

急救萬命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達
司李 新昌人

看得張國光王如燁等因築堡城借某舉人之地就便取土工竣之
後雖經填平仍復被水衝壞以致廢耕賠糧是與未填等也致某呈
縣而如燁等遂紛上控本府本道兩經審明斷令再行填地以息
爭端亦可謂情法兩平矣刁民健訟尚自喇、何為耶即使初斷不
服亦當就事論事何至開單揭款故犯 新令之所禁也耶且使某
惡果真即指一二事亦未始不可暴其罪又何至聯篇累牘至三十
八款之多幾至閱者目眩心搖如一部廿一史不知從何處說起光
等惡習一望而思過半矣其所開三十八款中大率交易之事居其
十之七八人命債算居其十之二三其所謂交易者則某件、執有
稅契印約使稅契印約而不足憑也則天下之交易皆可危矣其所
謂人命不曰若主無人則曰克首不在使無若主克首而即可以人
命列款也則廟中死丐路傍僵屍皆奇貨矣其所謂債算者問有溢
額之收帖否也曰無之問有憑算之中親否也曰無之使無收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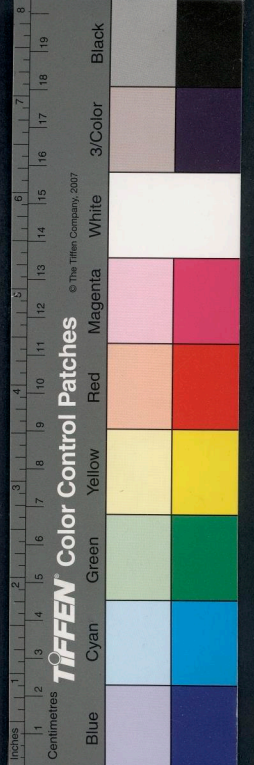


親之可概而遂指人為債算也則天下之緩急相濟者皆可不索亦可以不償矣更可艾者究其事歎之年月遠則明朝之末季近亦順治之初年而總無一目前之事究其被害証佐不係王如舜之同宗即為張國光之親黨而餘者亦皆築堡同事之人天下之誕妄雖多從未有見有如此之甚者也如舜國光等本應及坐但審某父子一舉三衿皆在名教之列代為叢怨不若勸以睦隣且數畝薄地偶一廢耕未為大害何遽呈人於縣以激眾怒恃勢凌人亦見一斑矣與國光等分別杖做以為喜訟樂爭者戒

明謀吞殺事 駁語

青州 周櫟園 詳虎工
守憲

張無憂真智人也嫡生二子妾生二子小產之後妻又生一子張元業等年既幼小復係庶出無憂若不厚分嫡子則妻子無遺類矣嫡子得小二大分妻子共得一分無憂猶虞嫡子生心復於小書中云即妾再生十子亦與元善元會無干幸而小後妻只生一子使果生十子亦將聽嫡子權二大分十子小一小分乎為此言者不過慰嫡妻之心防嫡子之妬耳故知張無憂真智人也張無我所供妾生之子不才不能受業是以不肯平分查小產之時元業尚名小秋元芳尚名小丑而元美尚未生也其父何以知孩提之童與未生之子俱屬不才且無憂小書中亦無此語也妻小大小子無嫡庶為族長者宜平心論理體上者當日不得已之苦心為之公處豈可左袒嫡子致上者之目不瞑於地下乎仰縣押令族長於嫡子二大分之中公



處以服元美之心以息無窮之訟古人公案中有恐圖幻謀子作遺囑以家私全分與婿以待其子之成立以望後廉明官府之公斷者此類甚多故知張無憂之小書然有苦心張無憂之偏小真為智人也仰縣另行確審招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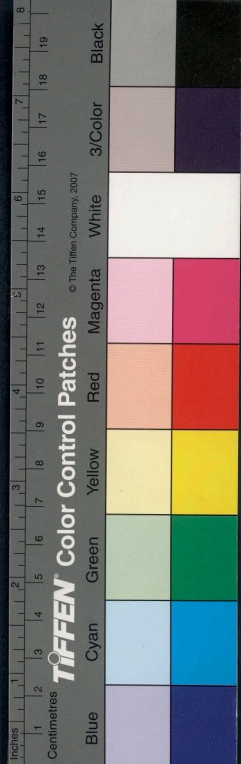
屠秋事

金華 李郭園 譚之芳
司李 武定人

審得徐爾順乃諸生徐士元之弟也士元因妻無嗣娶柳氏為小星已育一女有侄朱澄同領墻茨之譏亂其帟薄復逞毒拳之毆血灑衣襟致士元控縣而澄遠遁及今照提未結此士元所為傷心於骨肉也及得病素危有同學呂日昌田一泰士元素與友善故以五歲之女許日昌為媳而預送衣環現撥奩產舉妻柳氏付之一泰使其善侍呂生撫養遺女使長成而嫁之哀遺囑皆其手書當是時也士元豈不知有侄在顧其平昔所為率皆獸行故臨訣之頃綠衣在側黃口在抱寧付託於友生而他之不之問者誠有大不得已於其中也及今閱其零星刺墨如在風雨暗牕不堪多讀抑何感慨之極而顧慮之深乎若之何為爾順者莫知自憾其子尚欲謀為立繼而欲鯨吞絕產耶夫士元之歆澄繼早已決之生前安能強於泉下士元之產惟士元得而主之今雖已死有遺囑在是身存無異也爾順雖有覬覦之心如公論何況架詞屠抄妄稱險藥刺謬已極杖不為苛其朱澄一案仍聽該縣照提另結

倡亂屠民事

川南 紀光甫 譚耀
宇憲 清苑人



審得錢克孟天德皆鄉民也鄉俗每值亢旱必禱龍神以求雨澤秋
成之後計田鋤金用酬神貺此成例也今秋值錢克首事天德有田
二十畝應出白鏹一金錢克索之甚力天德輸甚慳兩不相平致塵
憲憤夫報神之禮不始於今日錄金之費不止於一家系往例而惜
一金則咎在天德但酬神之物應出於鄉民之樂輸天德吝於酬神
神降之罰可耳為錢克者豈得以武斷之勢臨之橫征使出神亦莫
之享耳各薄杖以平之

妻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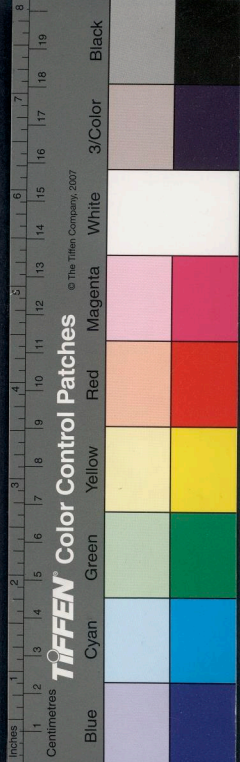
蕭山 縣令 賈蒼喬 諱國楨 曲沃人

者得朱世安吳三鳳同堡之人也三鳳貧而鮮恥鷄鳴而起潛入世
安之禾場拾取遺穗世安覺而獲之遂執為賊始而撻之於塲繼而
呈之於縣詎三鳳者好為狗鼠之行而又惡居盜賊之名欲洗惡釁
策圖報復遂借妻死為題誑聲憲臺蓋亦挽河洗羞之狡計耳審三
鳳之妻方氏向因夫妻反目投井而死已經縣審結案與世安風馬
牛不相及也夫竊粟已屬非理誣告更當反坐姑念同井之人且塲
禾雖有主之物而露積非廩蓋之藏薄擬一杖為世安者亦不能無
罪焉夫遺糠滯穗向為寡婦之利世安即不能以古道自處然撻而
逐之斯可已矣控縣何為相應並杖

絕命寃殺事

涇陽 縣令 王書年 諱際有 井徒人

審得秋苗在地不特八口之家藉是養生即惟正之供亦由茲以出
何物褚承業家畜驢騾不加維繫馬得奇手賸足厥植此佳禾豈為



他人供芻秣乎絕命寃殺之控所不能已也據訴止有蹄跡而禾苗未傷夫不踐生草惟振、麟趾足以當之下此則皆傷苗損稼者流矣觀此芘、而不張牙鼓吻天地間有此仁獸乎褚承業非以和息之故罪烏能免

大胤 國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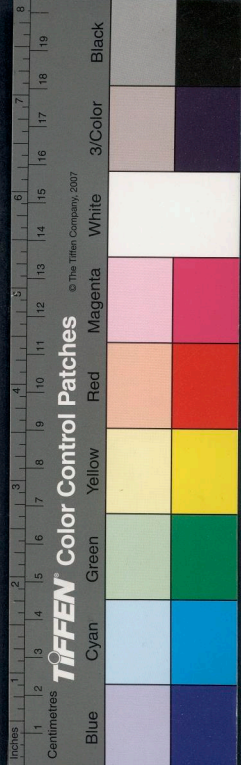
蕭山 賈蒼喬 韓國楨 邑宰 曲沃人

看得胡甲何乙世有姻好其兩家門內之事彼此知之最深卽兩家絕無影響之事彼此捏誣亦使人勞信胡甲曾借何乙之衣贖於典舖其後贖還似非故物兩相用口誠爲細事奈何日復一日遂以淺忿而結爲深讐胡甲欠糧而累戶頭何乙受責何乙宜乎不平但不合以不平之鳴激而爲過情之語辱及祖先玷及閭閻先使人口沸騰以快一時之情計誠得矣獨不思我固能誹人亦善謗辱人祖先者人亦辱其祖先玷人閭閻者人亦玷其閭閻然則非自辱之自玷之也一聞耳極詞推問兩人絕無地以自容姑不深求止令鄉保押處俾息爭端仍各予以杖爲罪人不擗言者戒

黑夜衝殺事

梅州 劉黃中 講玉璣 太守 監平人

看得王敬止魏德一之互訟也其端自嬖人而起王魏二嬖屋宇相連小事前口容或有之乃出言傷心魏婦不無已甚耳屬於垣者奚能堪之乎德一之子雲生執敬止而奮老拳敬止計無所出揪雲生之腎囊而碎其皮在敬止原欲解危而雲生因受重傷夫腎囊何地而堪受創乎使雲生爲患稍深敬止豈能脫禍姑念起釁有由一併



從寬免擬仍斷敬止出銀一兩給雲生以資藥餌

申報獲盜情事

駁語

平陽
司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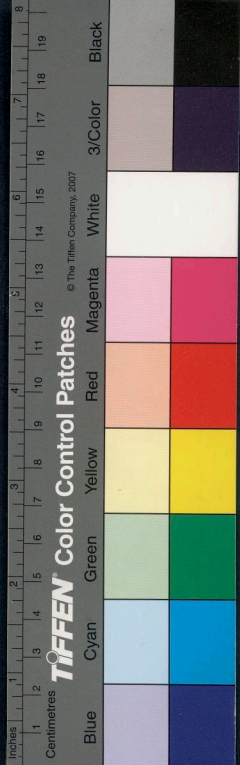
毛錦來

薛昌人
薛遠

平陸縣初招則云據郭僧被劫之後到縣密報火下識認真賊面貌
聲音旋差緝拏當在姜氏兄弟家內起獲血漬僧被鞋襪茶壺等物
又有腰刀鎗杖等械賦經主認械現貯庫夫果如是則是強盜之真
未有真於此者矣姜氏兄弟二人之首即立懸萊街尚恨晚又於何
處更置一喙耶及本廳親審擬三犯謗稱寬任加刑鞫而始終無
一輸服之語則是盜口之堅亦未有堅於此者矣問其故得無以贓
非僧物乎擬曰亦有是僧物者亦有非僧物者是僧物者血被與鞋
是也非僧物者則紅褐被藍布褥與白鐵茶壺是也再詰之曰一物
涉真盜即非枉既獲血被僧鞋矣又何寬之有耶詎三犯旋云無論
非僧物之贓坐已名下寬不待言即所謂是僧物之贓其寬更有不
堪想者旋擬集鳳懇稱已家初起血被一床乃係集妻經血所漬而
非今日在官之血被也今日在官之血被乃抵換之物而非原日起
獲之贓也又擬雲鳳泣懇原日雲家所起布鞋一雙乃係雲素日所
穿之已鞋而非今日在官之僧鞋也今日在官之僧鞋乃抵換之鞋
而非原日起獲之物也果若是則贓真而情假矣又擬姜起鳳泣懇
起家所獲紅褐被一床白鐵茶壺一把實係已所自製非僧物也詰
其何以為辨起曰紅褐被面三幅其一向色微深其二幅色微淺蓋



以原係零星買湊之物而非一褐之所裂也驗之果三幅其色淺深亦果微異再詰其白鐵茶壺起曰起壺不滿二劬僧曰僧壺恰足二劬稱之果不滿二劬矣則是起鳳名下之贓非僧物無疑也又捉姜雲鳳泣懇蓋布小褥實係已物而非僧贓也詰其何以爲辯雲曰褥上有小兒尿漬僧家無小兒也旋以詰僧曰有徒名大存者甫五歲係鄉人楊得春之子褥係得春送子出家之褥尿係大存睡時所溺之尿旋拘楊得春及大存到廳捉得春供稱其子於順治十八年臘月二十五日在寺寄名未嘗在寺爲僧因年小難離襁褓前後到寺五次皆於本日即歸並未在寺歇宿亦未嘗置褥在寺則尿褥誠爲雲家之物已有確據而僧言之不足信已如斯矣竊照盜憑贓死贓真盜自無辨茲起鳳名下之褐被茶壺與鳳雲名下之尿褥其誠僞固已彰、獨是集鳳名下之血被與鳳名下之布鞋將以爲當日起獲之真贓何二犯之捨地呼天一至此極將以爲後來抵換之物而抵換者爲誰又無指証但換贓之弊或難全疑然起贓到官之後必無抵換之理誠恐未經到官之前或有抽換竇難揣摩本廳窮流溯源查平陸縣原日起贓之時該縣印捕並未經手惟委汛防兵頭薛可勝前後搜緝則是此段未歷早已啓人疑竇矣旋提可勝到廳但見其人面目狡悍語言閃爍似非可信之人及再訊當日面同起贓之地方李潤又云早已物故迨將現在拘到之鄉長李光輝與同行緝贓之民壯劉茂盛等逐一嚴鞫俱委其事於可勝李潤二人而



舉無一目擊起賊者則此段情景不又啟將來之辯端乎至於失主郭同會伴、堅認已物語、始終咬定焉知不是排陷今即以尿褲一物觀之如此有頭有緒之事尚欲虛言冒認又何况火光認識等語茫無憑據安保其天理良心之盡在口也又查腰刀鎗頭口溢鉛鈍似非上盜利器且審集鳳木久應縣民壯所以家藏有刀似亦無憑執定以為殺人之兇器也事關斬罪重辟且係一門三命難容草率未敢偏見仰岳陽縣會同趙城縣虛公細鞠務得真情必須信心信手始稱無枉無縱妥招解奪

阮應科案

杭州 紀子湘 諱 文安人
司李

查得盜犯任大忠阮阿黑乃玉山盜周欽貴之黨也順治十三年為紹興施知府拿獲究其未踪跡供有同賊屠王兔王善長次子曾歇飯舖阮應科李相三家喫飯而任大忠子箭寄放張清八十一駱承宇屋內該府審擬二犯斬罪應科相三實非誠認知情隨行保釋張清八十一等嚴緝另結呈鮮撫院陳批司覆核繼而大忠阿黑相繼病故張清八十一投縣申稱遍里搜查並無其人駱承宇年老傭丐在外於順治四年十一月間呈奉前司毛批駁嚴緝確訊尚未結案今職細閱原詳首盜久已斃獄張清八十一縣覆無人駱承宇久丐無踪該縣節結覆止餘阮科李相三之名淹留在案久而未結是此番大獄不為大忠阿黑而設反為大忠相三而設矣查二人原開飯舖往來投歇者賢愚不等豈止屠王兔等二犯亦何能識其盜



拒而不留即留矣又何所從而執之送官乎則二犯自屬無辜事經
八載猶然拖累勢必為大忠阿黑之續而後已也相應呈請憲臺速
行銷案

前讞批詞

浙江 趙君隣 諱廷臣 鐵嶺人

正盜已故張清八十一又無其人則開飯舖之阮應科李相三其為
無辜明矣監禁八載抱屈無伸若非該廳奉查積案細心檢閱焉知
二命不終斃獄底乎如詳即日省釋通報按察司銷案仍候撫部院
批示行繳

公首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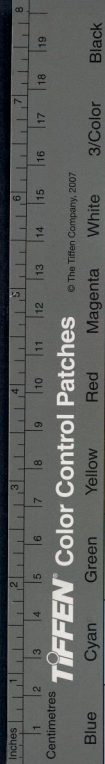
衢州 王望雲 諱仕家 江寧人

審者得楊國王之為盜前後應審雖云賊真証確然國王自供每
每堅詞致辯正在推敲出入而本犯忽報度斃矣既碍結案又碍具
題徧查律例從無盜案未結而妻子入官變價一條蓋盜犯尚未題
明不使罪及妻子相應發還原籍以廣 皇仁者也况 恩赦可
援即使縱囚亦與失出者稍別况罪人之孥乎

劉有功等案

杭州 紀子湘 諱文安 元 司李

審得劉有功高庫沈能等皆協鎮擒獲之大盜也擬該協塘報口供
鑿鑿則是有功庫能等俱係真盜真窩矣蒙憲審明該職招擬若使
擬招定案則各犯俱無生理援筆直書有何難事然早職以事關重
辟不厭再三窮究乃令廷訊之下惟有功一犯以兵丁從賊所供賊
首名姓及搶劫出沒情形言、昭合事、逼真其為強盜無疑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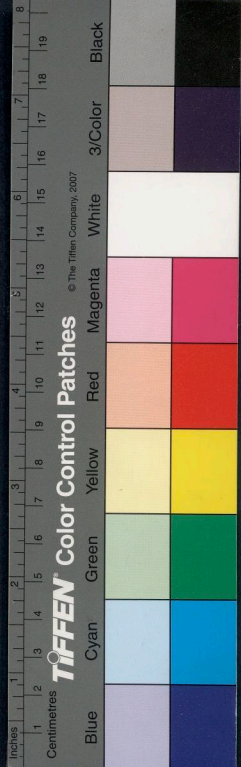


庫一犯挾供八月十二日被盜掣去十四日就擒在賊營不滿三日
委非盜夥職以狡口難憑再回嚴夾終無上盜確供是難懸坐然此
犯即不為盜亦係遊蕩兵丁非善類也如或縱之則此時非盜他日
必為盜矣梟有功而配庠於法似無縱枉至沈能者則明一被擄
難民耳因往蘇州買豈行至崇德遇賊被擒入巢後賊散而為步兵
所獲其居址生理鑿有憑是民也非盜也至所招朱君祖程聖嘉
何英馮韶等皆其素所識認之人非云素所同盜之人也夾之使招
則舉所知以對不過信口支離為緩刑計耳查與盜情毫無干涉豈
有沈能非盜而所招之囚犯及屬直盜者乎計未之為劉有功所板
嚴審本犯挾供昔日曾因買柴爭鬪呈送牛將官將有功責治人所
共曉實為讐板及與有功面質亦佯首無辭其非窩線也明矣又挾
施子卿勇士龍供稱伊父於五月內隨施孝廣公車北上而所板八
月之事是又荒唐之甚者也民命攸關凡屬矜疑悉當平反以上諸
犯實係無辜亟應首釋

楊阿春案

杭州 紀子相 諱 元
文安人

查得楊阿春石門縣漁戶也同已獲盜故楊回弁其父楊翦于假粟
船捕魚之名日在河道劫奪並掠本司公文燒燬於康熙二年十月
某日被踪捕張振等獲解謝知縣審擬阿春為強盜得財作斬招詳
本司令蒙憲以一應未完號件業職甚覆職細恭原招楊阿春雖供
同楊回等行劫南田圩陳家等處但失主從無一人出質且檢伊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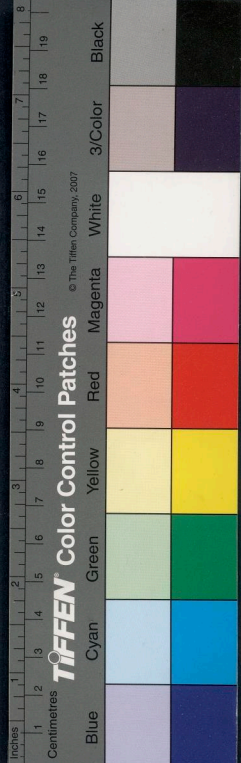


楊翳子口供阿春乃楊四教他為盜只此一語便知阿春幼小無知未識利害隨父為盜亦猶士之子之學為士農之子之學為農罪在父而不在子也查招狀果開年止十五則其發覺時尚十四歲耳令父楊翳子并盜首楊俱已監斃止餘一罪孥繫監無從結案查律文內有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又註內云十五歲作賊十六歲事業仍以贖論則楊阿春當引老小收贖之例斬罪贖五錢二分五厘用廣憲恩於理斯當伏候憲裁

沈阿福等案

杭州 司李 紀子湘 諱 元 文安人

審得沈阿福一業初挾捕後陸仲張華將沈阿福等及姚年并受誣監故楊繼年妄報為盜湖府捕廳審議阿福等均斬通詳各憲在案茲奉憲臺批行到職以事關大獄詳加推訊從來盜案必以贓伏為挾或有夥盜供証或因失主呈告或奉上司提牌捕後方可緝拿今查陸仲等之擒阿福則毫無風影不奉官票憑空挾害此理法之所必無而招詳之所未見者也細核原招所挾以定阿福姚年之罪者盜首則曰周福失主則曰張秉實周順溪餉戶被害則曰沈九令訊秉實順溪則堅稱並未失盜沈九供未被擒不唯阿福姚年呼籲鳴冤即里隣沈泉陸初等亦願保二犯為良民而原招所列失主被害秉實沈九等亦僉供二犯為良民天地間有如此冤獄而不急為平反豈止天日為昏乎更可異者所云盜首周福即周順溪之子查周福於康熙二年疫故招稱三年行劫順溪之家豈有人已死而鬼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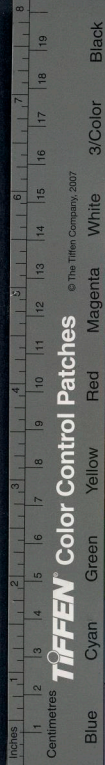


盜乎豈有子為盜而不叔他人反叔其父者乎詰其成招之由知為
惡捕陸仲張莘李石等逼寫口供計圖挾詐再嚴究陸仲李石悉俛
首服辜唯張莘惧罪脫逃則真情業已畢露沈阿福姚年二犯即日
省釋尚恨其邊陸仲李石誣陷良民為盜法應從懲張莘黨惡應行
該管衙門嚴緝另結

號究局夫等事

杭州 王禹臣 撰
太守 遼東人 標

審看得省會之區幸荷憲臺戴兵綏民安堵樂業以仰副 朝廷
保養黎元之意從未聞有發汰逞兇擅搶民婦於禁城之內者昨早
府公出有百姓多人擁扶老幼婦女扭結一人人口呼兵丁強搶良家
婦女大駭聽聞見其人滿手營裝強悍之氣現於顏面其婦年少甚
有悲切情形因嚴加訊問其人自稱吳道興充關總督標下高遊
擊差官原籍陝西於本年三月間用價契買沈氏併伊夫沈文龍伊
公沈君甫三人及詰其中証並無一人索其文券又稱在金華織毫
無批訊之沈氏則堅供素不識面突遭強搶揆其情理明係道興貪
氏芳年姿色慾念一熾理法有所不顧卽果係價買拆散良民夫婦
亦非善念而况中契無憑擬云沈君甫父子逃回何不鳴官審理而
竟自喚與擡婦謂非強搶其誰信之此里隣之各懷不平簇擁而聲
控不已也悍兵肆橫法紀全隳不特本犯難逃三尺且此風漸不可
長省城禁地若此其石小邑荒陬又不知作何舉動矣除將本犯羈
候外理合報明憲臺俯望察嚴加飭行伴營伍知有典章閭閻得



以寧謐軍紀生民咸有攸賴不止於省會地方歌功頌德而已也

禮部行文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禮部咨開祠祭司案呈十一月十六奉部具奏

大行皇帝遺詔遣官照例頒行直隸各省文武官員遺詔到日俱摘

冠纓服縞素跪候進至衙門內安謁三跪九叩頭宣詔畢立舉哀又

三跪九叩頭興穿孝服早晚舉哀三日二十七日脫孝服官員妻妾穿

素服二十七日官員人等一年不作樂百日不嫁娶軍民及婦女俱

二十七日內不祭神不還愿穿素服一月不嫁娶百日不作樂有職

人員舉監生員吏典僧道官人等俱穿素服百日不作樂齊集各地

方衙門內早晚舉哀其總督巡撫總兵官三司官俱免赴京進香等

因具奏奉

餘詳雜記

禮部行文



首是欽遵到部相應移咨直隸各省遵奉施行

鄉賢沈鍊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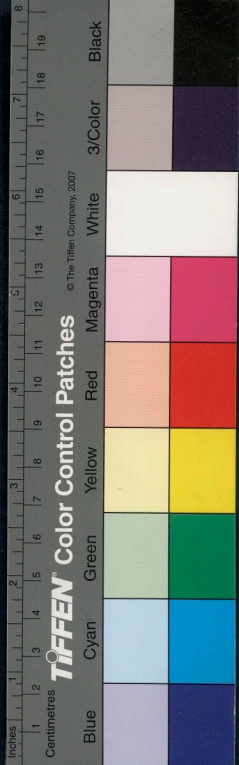
附原呈

處州太字

周宿來

諱茂源
莘字人

懇崇賢祀以彰舊德以勵士風事切有先賢沈青霞諱鍊係處州府
麗水縣學前朝嘉靖十七年戊戌進士應官錦衣衛經歷以疏嚴嵩
十大罪戍死文章節義照耀當時百餘年來未有議祀鄉賢者前蒙
太公祖十六年季季試詢及本郡有學有守未臚祀典之賢某等以青
霞對祖臺羨嘆久之伏思表墓式廬 聖明之盛事關幽彰往賢達
之高風青霞脂虎口而無虞犯龍鱗而不懼雖鷹鷂燕雀之逐史冊
彌昭而俎豆馨香之間典章猶缺祖臺治郡施德於不報之地加恩
於無望之人明忠孝之大端以風厲為己任况茲還轅欲駕臥轍有
期無忘疇昔之言特舉久虛之祀揚激義風于輓近允洽輿情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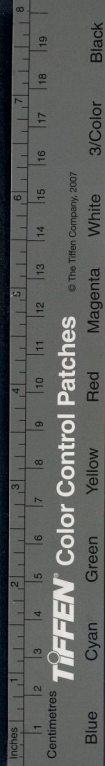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節於萬教興神道其有闕於國典祀法士習民風誠非淺鮮
者得正氣不磨山川為之震動英才拔邑里所以光華往代之缺
祀宜崇千秋之直道斯在故錦衣衛經歷沈青霞先生者性本清剛
學成狂簡雖居小位每出大言屬當天書鶴吻之時敢諫非讖桓譚
之論劉祥刺深於陣自張象議切於冰山固已威抗龍鱗而恨銜容
腹矣迨乎十罪朝陳三危夕歲欽榘相結橫挺交加仰日月之冥蒙
逝風塵而避道寄命朔游餘生能幾顧乃豪摠尊酒依然哭比長沙
興叢高吟閉口罵如江夏虎騎不下磯激難平用是鬼彈星飛獸機
叢揚震西亭之慘絕塞頭行刺斬湛族之心有巢卵震雖碧化蒼紅
之血魂沉汨水之淵未足以方此激昂形其悲痛者也當年求草說
將甫繪同科此日羞芹應共龍干比重令稽諸祀牒大典闕如椽厥
所由僉曰先生叢祥麗序家本會稽雖慷慨義聲聽聞洋溢而武秋
之後括水無傳所以烝嘗在彼攸崇蘋藻於茲為畧耳夫國有博聞
之彥東里稱仁邑生千木之賢西河為姜太白之廣漢山東兩地爭
其人物子瞻之黃州儋海到處以為美譚豈有翔步澤宮奪竒百師
鶴未華表未列警宗墳顯湯陰革歸日鑄坐使少微寡色而噴雪不
芳為父兄者將何以教而為子弟者將何以學也夫事久則論定節
亮而禮崇賈逵金粟之碑不刻生前王子剖心之墓修從異代悲則
遊九原而流連於隨會過大梁而慨愆於夷門尚足以激清風於萬
古勵薄俗於當年者歟合從所請用蔚風聲



請封湯侯神號回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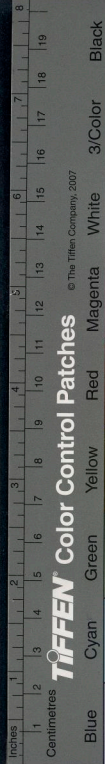
浙江 蕭憲 袁輔宸 諱一相 順天人

看得紹興府山陰會稽蕭山三縣皆係濱海其形內高外低三縣之水盡出三江口而注諸海故明嘉靖年間有湯太守諱紹恩者於三江口建塘四百餘丈建閘二十八門早則閉以蓄之潦則開以洩之利益甚大給人建祠祀之歷有年矣今該道府縣據紳耆民公議詳請憲愛題請 勅封以報湯侯之功奉憲批司查例本司遵查山會蕭三縣之水由三江口以出海之潮沙亦由三江以入內地其潮沙之來也擁沙以入其退也停沙而出迨至日久沙擁城阜當其靈兩狹旬水不得洩則泛濫為患及至決沙而出水無所蓄又傾瀉可虞湯侯所建閘捍禦海潮隄防內水以時啟閉壘廩無窮矣本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考之祀典蓋有三焉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天之神也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地之神也聖帝名王忠臣烈士人之神也凡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者皆當祀之湯侯之建塘開澤普桑田利室萬禳是誠有功德於民者矣再觀侯之生也操同水廉誠感商霖其歿也威靈有赫禱祈立應蓋正人君子清泚之氣原不與刑質同其泯滅其英魂靈爽常與白雲紅日往來於天壤之間是以能佑國而惠民也惟奉 給音褒崇則其靈爽益顯是以各郡邑間皆有勅封祠宇焉此歷代之彝章制治之恒經而非釋道二氏之言也伏祈憲臺特疏題請 勅封則神人胥慶而陰陽成理矣本司第查故明洪武元年令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凡忠臣烈士有功於國家及忠愛在民者據實以聞著於祀典今恭繹治順元年登極恩詔順治二年平南恩詔順治五年郊天恩詔止開所在神祇壇廟不係淫祠者有司務竭誠敬毋致褻慢又開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禁止樵牧而未奉有訪求應祀神祇之文則似功令未領是以各省題奏本章未見有及此者或聽禮部禮科一為違白奉有訪求之例然後具題入告抑或憲臺特為建議舉歷代之典章佐 興朝之盛事其有光於治道亦正非淺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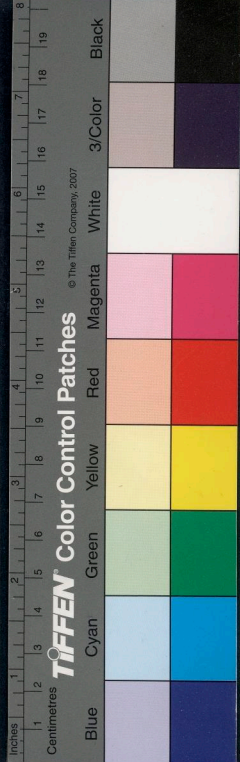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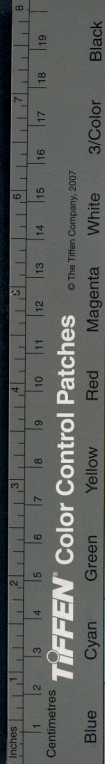
一產三男回詳議

浙江 蕭憲 袁輔宸 諱一相 順天人

為報明一產三男事奉總督部院趙憲牌前事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初九日產生三子理合申報等因到本部院擬合行查為此仰
司即查一產三男向例作何題報有無舊案可查具文通詳以憑酌
奪施行等因奉此該本司看得地方希見之事有祥瑞災異二種而
入告之章言災異不言祥瑞如水旱災荒民間疾苦之事合應飛章
奏聞而芝艸醴泉之類雖實不以其間以其近於獻諛天下後世以
為誦也今擬仁和縣申報民人周王德妻吳氏一產三男本司按生
育之事獨男獨女之胎其常也有駢胎者有品胎者亦其常也稽之



古史載一產四子五子者甚多有半男半女者有男多女少或男少
女多者故明天順間揚州民一產五男皆育成此其變也更有異者
凡裨官野史所載類多無稽之談本司不敢具述至於魏艾載黃初
六年魏郡太守孔羨表言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小腹
上而出母子全安晉史載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孕不生而額
上有瘡兒從瘡出長而為將又常山趙宣母姬身如常而臍上作痒
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宋史載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菜婦
子孕而生子故明成化二年宿州一婦孕脇腫如癭及期兒從癭出
瘡痛隨合又隆慶五年二月唐山縣民婦有孕左脇腫起兒從脇下
此皆實有之事當日若不具題何由登之國史但其臟腑經絡之間
本司不能解也然則太史公所記陸終次娶鬼方之女孕而左脇出
三人右脇出三人佛書所言釋迦生於摩耶之右脇豈欺我哉若以
祥異言之玉水所著元珠密語云人生三子主太平人生三女國滯
失政人生十子諸侯競位人生肉塊天下饑荒此乃方伎附會之詞
未必衷於大道本司按仁和縣民妻一產三男謂之品胎此係生育
之常非災異亦非祥瑞似不必具題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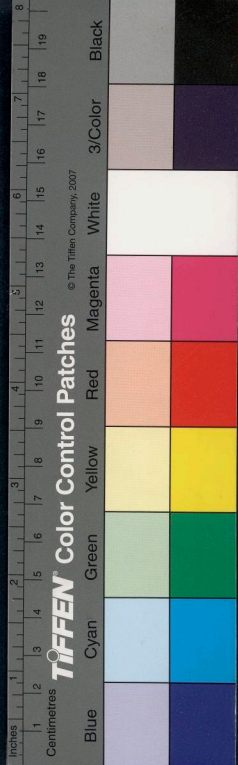


天地以好生為德，婦道宜從一而終。嚴有溺女之俗，無論貧富皆然。夫虎毒且不食子，況於人乎？矧此呱而泣者，肯肇生機，旋罹死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至於貧窶乏食，則出典其婦。若生子屬彼，而婦仍歸此，蓋以婦為本，而子為利也。甚至甲典之乙，後典之內，一婦而展轉數人，以夫家為傳舍，及其辟壁歸趙，亦恬然不以為耻。職目擊情真，痛心疾首，請憲通行六縣，勒石嚴禁，如敢故犯，許里隣首發，治以重罪，一以植天地之和，一以正人道之始。憲臺主持風教，職故回條議而並及之。

禁溺女典婦議

嵇爾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禁借營債

嶺南
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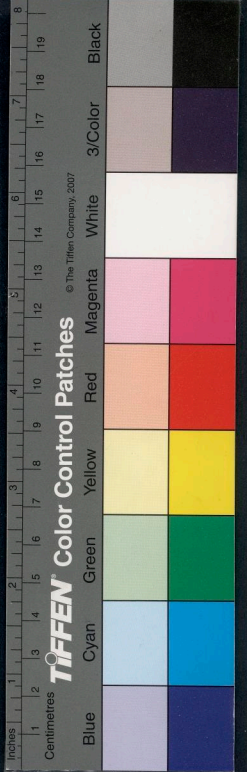
林鐵岩

詳嗣環
晉江人

照得自雄來者皆口稱雄民為營債所苦至於妻女鬻質言之髮指本道獨以為罪在民不在兵夫兵債之數日而利倍再數日而再倍又數日而三倍也此其毒如烏喙長葛然烏喙長葛足以死人知之而不敢服故人之死於烏喙長葛者極少以其烏喙長葛死者則皆其明知而故服之者也烏喙長葛何罪哉不責服烏喙長葛之人而咎天之生此物以毒人也豈理也哉今兵債雖狠豈能執途之人而強之以借乎既已借矣而至期不還又安能責此輩以馮驩焚券之事乎為此示諭軍民人等凡有私心蕩子再與營兵揭貸者是明以妻子為奇貨是明以故作七八也該府察出重責枷示其為

蘇

禁借營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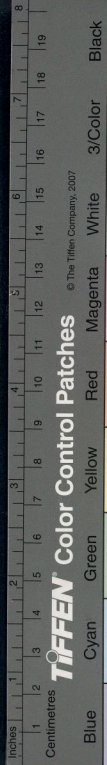


兵民居間者是明以人之妻子爲自己緝餌之媒當以掠賣人口之
罪之登時杖死然後申報夫兵亦人也亦有妻子也何苦以有限
之利息犯此深重之罪劫哉特示

禁衛蠹訪後株連

浙江 王湯谷 詩元曠
巡按 山東人

照得本院叨奉 簡命按視浙邦剔蠹除奸是其職掌然除奸原以
扶善而剔蠹乃以安民念茲窮克極惡盤踞衙門竊官府威靈作無
窮之罪道小民受其荼毒非一日矣一朝敗露得以訪拏方將盡揭
其生平罪狀暴之通衢爲斯民稱快而向聞此輩訪拏之後一片惡
毒心腸如水益濞如火愈熾自恃其罪過已極法難再加遂爾橫行
放縱恣意食人將胸中所記溫飽之家及有睚眦小隙者至此憑空
嚇詐稍不遂意信口株扳以致遭官繫獄判斷之下難分真是真非
審結之時惟有卸贓卸罪即或極口稱冤不無一二辯白者然而長
途解審黑禁幽囚六問三推經年累月迨至水落石出而身家業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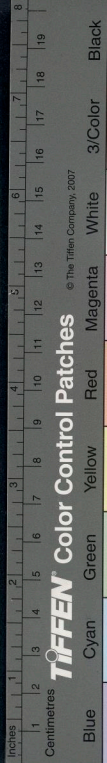


破蕩矣小民畏如湯火任其狂詐但願飽爾貪心免其板累無事便
爲大福尚敢與之爭論是非哉而若干恃此爲詐害靈符恣行無忌
毒焰干尋逆風者無不焦額是小民畏衙蠹於既訪之後較之未訪
之先更不啻百倍也本院聞之不勝髮指除牌行司道府廳嚴加申
飭外合行禁約爲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一應訪拏衙蠹承
問官不許任其分外株連成招審結亦不許揀入訪外之人如有前
項蠹犯怙惡不悛扳害良民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院呈告以憑本
院立刻嚴拿處死斷不肯姑息片時仍留地方大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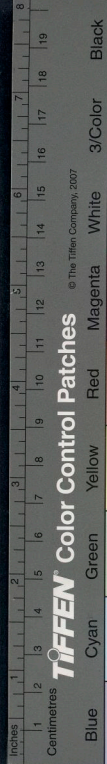
禁訪蠹扳賊

浙江 王湯谷 諱元暉
巡按 山東人

照得本院奉 命廵方剪除蠹惡原爲肅清民社安靖地方茲者按
轍甌城聞得此中衙蠹結黨成羣擇人飛噬往、惡貫滿盈事露天
敗身扞法網計復傾人以致波及無辜株連良善此又甌蠹刁風倍
於他郡者方諸蠹得執之時恃寵專權作威作福借陰官府剋剝小
民或經骨倉糧乘機乾沒或司掌庫藏恣意侵肥或以承行詞訟生
端婪詐或倚心腹線索說事指誑勢焰驚人柄握在手家室富麗羅
綺滿前淫佚驕奢無所不至行路莫不腐心道途罔敢側目迨至被
訪拿究之日輿情方快公論少伸而此輩一片惡毒心腸如火愈熾
不思孽由已作仍復生計害人如平日婪過賊私盜過帶餉已經訊



供在案悉皆誣^新平民非借名變產卽托言補庫非捏稱拖債卽誣呈
積逋甚至虛田虛產無影無踪逼令^新粵家或富戶召買承問官以號
件緊急任其供扳報一分卽追一分不問是非曲直究之判斷銀兩
何曾完官裕國仍用飽橐肥家甚至覩定富戶姑不告官故為唆黨
搖詐使其必從估量家私飽欲方止以贓贖為生涯以監禁為壟斷
彼方高坐周圍自奉如常反令被害者形繫桎械長途解審六閩三
推經年屢月只有骨盡皮穿那能水落石出被害者竟致喪命破家
害人者仍復身存家保所以^新蠹惡日甚日強良民日貧日瘠衙蠹作
惡之日百姓受害衙蠹獲罪之日百姓仍復受害以致地方有拿訪
一番加勅一道之謠真堪髮指尤可恨者聞近日提解欵證火票虎
差分頭四出索供索應無了無休非但不異訪犯更有甚於訪犯者
不思欵證乃受害之人非作惡之人當日狼吞虎嚼既已受累無窮
忍令被訪作證之時又遭如此冤酷百姓何樂有此巡方巡方何必
有此訪拿也合行嚴禁為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一應現在
訪拿蠹犯承問官司務要就近問事就欵鞠欵不許欵外蛇足一事
、後株連一人其欵證人犯止用總甲呼喚不得與蠹犯一體拘拿
如有怙惡不悛扳害良民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院呈告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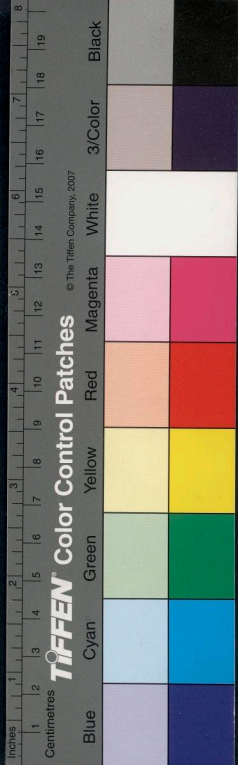


嚴禁造訪積蠹

浙江 王湯谷 詩元曠
巡按 山東人

為嚴禁大蠹開訪以除傾陷事照得拿訪一款原為老奸大猾擅柄專權倚托現任官勢小民莫可誰何又為勢惡土豪結交官府影借顯勢詐害橫行鄉愚受其荼毒更為一班無賴梟棍招集亡命結盟棹黨姦淫打搶睚眦殺人窩贓線盜等項道路吞聲隨經廣得其事狀發奸搭伏奮其鷗逐去其害馬總是為民除害非以害民間得抗城有等積年巨蠹盤踞衙門專通外內線索打探各屬事情開單列款好惡逞其胸臆生殺出之囊中白神其術放膽橫行其陷害良民羅織官府則名曰造訪實縱大蠹刪抹姓名則名曰賣訪受人囑托硬砌無辜則名曰做訪打通十一府線索關郎代易七十五縣衙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名則名曰換訪明開此人之款故將局外之贓填入名下以待質
證當前翻到別人身上又名曰借訪既証正犯之贓復捏無干證佐
旁註過付助惡致使拖累衙門破家蕩產又名曰乾訪之名最多
訪之禍最烈因而各屬權書蠹吏耳灌其名心虛膽慄無不投托門
下月要歲會前來供奉一過上司討訪替死更生盡將萊傭塞責真
正大蠹反脫然事外間有一二惡貫滿盈上官坐名取款本從旋即
通知本犯密令自開款蹟明中正契之產安填白估封簽中表至戚
之親罵做冤讎對證到得法堂研審之下羣佐譁然毫無的據兇座
賊山化作一杯雪水有心執法無處下針駁問經番終成漏網為民
除害反為民害為地方除蠹及以滋蠹本院積恨於中除已經嚴拏
極懲外合行嚴禁為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有前項大蠹盤
踞衙門號稱管帳及一切造訪賣訪等弊詐陷橫行者本官不自行
業覺亟為剪除本蠹不翻然悔過速行還避許被害人等據實指名
赴院呈告以憑立刻嚴拏處死并將縱役殃民官員一并飛參究擬
本院鐵面無情除奸必盡各宜慎旃無自觸網特示



行贛州府縣御飲牌

李少文

為舉行鄉飲大典禁革陋規以重禮教事照得鄉酒禮尊長養老實
為政教之本 朝廷鉅典由古迄今即僻壤遐方舉行無異乃度中禮
樂文明之地屢載不行詢之則稱無賓非無賓也聞往時推舉正賓不論德而
論財擇身家殷實者借斯典以榮之府縣經承儒學門斗及不肖諸生視
為奇貨恣行蠶食不饜不休三爵未沾一厘已盡及與飲後又有酬
謝禮若干是以富民聞之如避湯火不得已而推及貧者則因無禮
可啖學官臣影青衿杜門贊禮無人歌詩不韻以致不成禮而終撥
厥所繇蓋以推報延請俱屬諸生為政是以需索稍不如意此譽彼
毀暮距朝東一任把持公然阻格富者既適之淺山而不出貧者又

